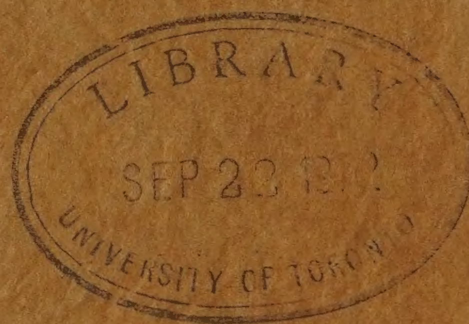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二卷

妻妾盡倫之四

總論 訓婦女者首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故感應篇特垂女不柔順不敬其夫之儆要其所以不敬順者雖女子質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凡為丈夫者須先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牀第之愛尤不可輕信其言禮義與情愛兼至加以躬行化導雖極頑劣者久之德性自純若其始不慎方正一失其終必倍費力矣

一功 隨事以禮義化誘使克全婦德一事一功 徵事 漢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訓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若君臣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

黨。光武朝拜
太子太傅。

十功　嫡庶正體統。

五十功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增註此已在上條隨事化大端。故復揭出。徵事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於事姑夫歸。必泣訴姑凌虐之苦。夫漫置不聞。一夕恨怒不已。夫出利刃示婦詭云。汝毋訴姑暴虐。行此何如。婦默不荅。夫曰。汝且謹事一月。令四鄰知汝勤姑虐。然後密行。婦如言。幾一月矣。復乘醉取刃玩於燈下。呼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婦曰。非前比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曰。姑今日與我甚好。前日事愼勿作。夫握刃怒視之。因大慟曰。人生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

正爲奉舅姑長子息耳我毎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大逆我造此刀實欲斷汝首以快吾母之心姑待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顔盡爲婦之道表吾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刀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死當畢此生承順不敢少懈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夫人情之變莫甚此婦姑之間也爲姑者至於令人欲殺而甘心則平日之暴虐爲何如爲婦者至於殺其姑而罔恤則稟質之殘忍爲何如爲男子者處其間不大難爲情乎乃以術處之令婦耐情以承順而姑遂變其暴虐之習則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可知矣姑變其暴虐之習而婦亦遂樂事其姑則天下無不愛親之人子可知矣人性本善往往以氣質縱任遂致失其本然如此姑婦之間不幾各淪於大惡乎一轉而各爲大善聖賢垂訓

首重忍字。古來咸以此爲處家庭要訣。上下之間。貴乎各盡。而不能忍耐之惡。則尤嚴於在下者。敢以此事告天下之婦女。尤欲以此事告天下之化婦女者。

◎**夫婦相敬如賓無一間言無一失體**經一年爲五十功。**發明**無失體自我爲之。無間言。必化導之使然。非積德累仁。無少愧於妻子者。其能之乎。**徵事**孟子旣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嗟乎。如孟母之教。則無失體固已。抑尤可以無間言。其所謂涖之。以莊。而又待之。以恕者。歟。佩斯訓也。於斯條何有。

百功 富貴娶原聘殘疾女。

徵事 鄭叔通幼時，父母聘夏氏女爲婚，及長登第，而女病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且先人有約。豈可違背以傷倫理。若無恙而完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乎。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子亦貴顯。○河南襄城縣靳尚書夫人，村家女也，幼時許婚，後女喪明，適公年十八入泮，名聲鵲起，村家自揣非配，懇媒求絕，父母許之，公獨不允，諫曰，婚姻事出天定。因失明而我棄之。誰與婚者。背盟失信。我不爲也。逾年公聯捷，官至一品，夫人目復明，噫。奇矣哉。

附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顧自念孱弱，欲其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次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鬻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遂延醫

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淚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曾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我家。猶可望生。一出我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具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旋舉一子。里閭咸謂陰德之報。

◎**不幸喪賢耦。既已有子。終身不忍再娶。**

徵事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曾元。亦何敢娶。魏管甯妻卒。親故勸其再娶。甯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愚按力能再娶。不忍爲之。拂常情以從天理。非賢者不能

為疑百功不足盡之也

百過 身爲不可訓之事致妻妾無所敬畏夫綱不行。

發明 與善堂格云。夫綱振立。刑于有道。使室人凡事敬順。詿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則刑于不難矣。語云。妻妾乃屋漏之史官。愼之哉。

附錄 于靜之曰。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蓐間詭浪不根之語。一入婦人之耳。彼執爲終身欛柄。欺壓凌制。有所由來。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回 容任不孝公姑。

發明 大不孝之人。即在他人。不忍容任。況其爲已身父母乎。感應篇曰。失禮於舅姑。謂細微節目處也。爲夫者容任其婦。理或有之。此云不孝。大約指失

禮言。如失敬失養。出言不婉等類。葢不可謂非不孝也。○施愚山曰。貧家甘旨難得。每私啖其兒女。不奉舅姑。或姑媳同操井臼。起坐授受等於娣姒。無尊卑禮。至於富貴之家。奉事舅姑。止驅婢僕。晏起晝眠。一切飲食。不親調饍。視其舅姑如過客。此皆謂之失禮。出於禮。則入於刑矣。況忤逆悍悷。有不立受天誅者乎。此惟在男子躬行化導。失禮微愆。實男子之過。而不可專責婦人也。

徵事 唐李迥秀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此。荅曰。娶婦欲事姑耳。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所居堂產芝草。大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嗟乎。人誠知娶婦所以事姑。亦何至於任其不孝也。○張汝明入太學。司業黃隱欲以女妻之。再四辭。問之。曰。家世貧難以承公美意。黃曰。吾豈以貧富為嫌。張曰。公即諒

其貧不以禮責顧居家常計。不可不早策於心。黄曰吾亦籌之矣。并可不貽汝內顧之憂。張謝曰。誠荷公德。雖然。娶妻。以養親也。今女生長富貴。萬一不善順承。無以得親心。實某所難。處以是輾轉籌度不敢仰承。隱嗟嘆。敎其女。必修婦道。然後受。

◎閨範不謹。

附錄 沈龍江先生。論閑家之道。有云。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人家婦女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爲切戒。○孝經有閨門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方宏靜曰。居室必辨內外。須門內不聞嘻笑聲。男女左右。豈惟道路當然。蓬蓽之間。容膝之室。此禮烏可紊也。◎富

貴後耽溺私寵忘糟糠妻。

徵事 杭人鄭和性淫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棄其妻妻鬱病而死竟不一顧和亦尋死同邑有女沈翠英赴陰復甦見和在轉輪司身無寸衣受箠割苦牌上寫鄭和多淫嫌妻戀妾地獄罪滿押赴徽州陸家作母豬○裴章河東人父裴冑曾鎮荆門軍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曇照至太原章從曇照敘舊照驚吁久之謂曰貧道數十年前嘗語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奈何後數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

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做弄如狂。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吁嗟。何待人以不恕也。○唐太宗欲以女妻尉遲敬德。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之所願也。上乃止。○張文節夫人。聖節入朝。莊獻太后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夫人爲別置少者。夫人如戒。文節旣見。指二老婢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二姝者。今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卽日嫁之。夫妾婢間。且不肯以新舊易心。何况結髮婦也。盛德之與薄情。眞霄淵之別矣。

增註 按功過格於此條。只舉過不記功。意以不忘糟糠固情之大常也。然豈無廹於勢而不自持者。於此能守正不移。則其功非小矣。應准朋友條不負一素交同論、

五十過 縱妾婢抗正室◎縱正室不仁愛前妻子女。

增註 此條與上一條。蓋指可恕者言。不指凌虐也。世安有縱妾婢凌虐正室之人。即有其人。亦不得以人目之矣。功過格安所庸其責備歟．若夫縱室之凌虐前妻子女。爲之夫者。聽情而受制焉。因以縱其肆惡。而付之無可如何。世如此者葢不少也。格中似宜於此剖明各異。自爻闕如。旁註復畧。愚意當准末條縱虐婢妾。與自爲者同論。雖然。格之誡諭則既詳矣。曰不留意勸化。曰聞言不察。曰受制於內。曰不正言禁阻誡

一一凜守其言則容任殘虐子女。必無是過矣亦何妨於闕之也哉

◎嫌妻色醜不睦。

有女約與爲婚契濶數年登第歸翁已死女復雙瞽未嘗有過薄情不睦者同。

徵事 劉庭式本田家鄰翁有女約與爲婚契濶數年登第歸翁已死女復雙瞽家極困窮庭式使人申前好女家堅辭庭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娶之閨門雍睦生二子及卒哭之慟踰年而哀不衰遂不復娶蘇軾時爲州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足下哀何從生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後二子皆登第嫌妻色醜者盍鑒焉又閩士李元應試道過衢州店主夢神語曰明日來一秀才乃科甲中人宜善待之及至主人款待甚優且告以夢李甚喜夜思妻貌陋

甚作夫人適增醜若何得一美者既去主人復夢神曰此生功名未遂便思棄妻三尸神已錄其過上奏天曹名不成矣生下第而歸主人又以夢告之驚愧而去大易妻之罪自有王法人或不敢棄妻之念未識陰條凡恒有之一舉念間即遭天譴則凡顯著其薄情者似宜不止於五十過也

◎不敬愛正室父母兄弟薄待妾婢父母者減半論

增註 愚釋此條非必謂侮慢刻薄大遠人情也苟其意念漠然有文無實即是於妻妾面上寡恩少義按伯叔條親友條及交接條凡失敬失愛者記過之端詳矣於此復舉列焉專為待妻妾而加其責備也

徵事 劉師文甯波人流落蜀中大姓楊翁奇之納為婿翁亡後家業日消劉欲歸家就試婦從間壁窺見其兄手持一券意甚不樂往問其故對曰妹丈將

劉昔父命贈田四十畝。奈年來消棄殆盡、今貧栖房僅得其半。吾不能遵遺命、是以不樂耳。劉聞之謝曰豈有爲人壻而甘令其子貢屋以相畀者。急索券焚之。飄然挈妻以歸。未幾登第。時周給之。且爲多力培植致富。每語夫人曰、若兄棄產以遵父命。我雖不受心甚感之。必俾之饒樂無憂。乃以安婦翁於地下。劉後官至侍郎、薄於妻族者盍觀此。

◎粗暴不能涵容卒成乖傷。

【發明】欲家庭之整齊。道惟嚴於正身。而又當因端善誘。日漸月浹。薰蒸浸漬之既久。有不期而化者。若不揆事情動輒訶責。必爲頑鈍。爲怨憾。爲離絕。家庭之變。有不可言者。雖罪在婦人。而養之無方。處之無術。爲丈夫者。正不能免於責備也。

【徵事】陳邦佐以妻不恊於母、欲出之。其友唐一菴諫曰、人情喜怒不常。豈以一失母

心便爲棄婦他日毋追念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姑婦果相協邦佐卒其妻甘貧堅守其節夫不恊於母尚當委曲調停不可激烈則夫薄故小失不當輒加詬責明矣處家庭間委曲兩害可無懟念哉**附錄**或問於程子曰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

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三十過　歡愛過情不留意勸化。

發明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徐尚公曰、世人動言婦女寡識、性格難轉姑且由他省於費氣是。正所爲養安樂禍者也夫身爲家主、家之中。事無巨細。咸當有以整齊之。乃可以成家而無敗德。妻室所以爲我內助者先不能整齊其妻、則所云齊家者。

更何能齊之有。蓋凡戶內事。男子之關心者少。婦人之經理者多苟妻室而不合於道。將逐處皆滋過端。父母失順。兄弟寡歡。親友不洽。子女乏教。婢僕離心倫誼乖傷綱紀廢墜。家且不成其家。率由一人之爲禍敗也。謂可塞聰掩明。而聽之乎。夫有夫有婦而成家。不念其爲共理家政之人而恬然欲等諸贅疣。有是理哉致令任性而行。爲誚邦族。既以累已終身。抑亦可謂不愛其室矣。○易經曰家人利女貞傳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可見妻室之關繫一家者甚重也。聖人一言。照徹古今家人情事。世之人未有甘心於家道之不正者。則所以訓率其妻者。其容不留意乎。然惟不狃于歡愛斯能之◎

得已必置側室使夫婦成嫌隙因而薄情者另記過

增註 按邑愁條有子

娶妾爲三十過惡其不能制慾。此條之過。則惡其不能處家。各有所主也。無嫌隙者。但記彼過。勢難容而强爲者兼記此過。此功過格條例之密也。必欲與强卽流爲薄待若卒不能强。而遺其妾以不得所則又有殘虐婢妾同自犯以論過矣。非薄於妻。卽薄於妾總有無窮之過。身不修而家不齊。禍無大於此者。故君子之自責。切不可輕犯此條也

故事 明賈御史某幼聘魏處士女。逾笄而女瞽。處士將返幣焉。御史急娶之。魏孺人日請御史置妾。御史不可。時御史有兄爲戸部。納寵京師。孺人請益力。御史復不可。生子藹弱冠登第。○雲間錢璧。字伯全。爲人端重淸愼。語不傷氣。嘗納一女。鬟風姿秀雅。性格馴順。室人勸先生留爲側室。先生正色答曰。我之置此。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汝乃反欲敗我德耶。具資嫁之。中至治壬

中進士。後學多師事焉。賢者之風如此。誌其事以愧天下之强欲置妾者。

◎**喪耦服未滿。即再婚。**并功服未滿者加倍。

發明　白香山詩曰。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徵事　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得上寵。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廝於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明鄖憶川諱孟震。年二十九。喪妻何氏。誓不更娶。終身不復齒。男女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令人道意。勃然曰。若愧爲婦奈何汚我。夜携兩兒蕭然並臥。儼若寡女。當事

者時賜粟帛扁其門曰義夫子元會仕至新安太守

廣義 謂賢能婦。則不忍忘。理也情也。君須劣無面心者。生前即宜絕夫婦之誼矣。死後又何念乎。

十過 **順妻子。廢孝弟。一小事爲十過。**

發明 施愚山曰。嘗讀禮記。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我之於妻妾。固不敢自爲愛憎。惟視父母之悅與不悅耳。且書稱秩叙。取其有次序也。敢昵私愛悖倫之叙乎。愚山又曰。古云。孝衰於妻子。世有一種不肖。父母有所須。則以無爲解。妻子有所欲。則多方力致之。父母切責。則瞋目反顧。其妻妾毒罵。則笑而受之。吁。是何人哉。○青田木龍山居民倪九惑於婦言。不孝其母。罝母爨下。執役如老婢。正德巳卯。秋

禾方熟。令母舂新穀。烹鷄治飯。妻兒共餐。畢。呼母食其餘。母悲憤不能食。中夜烈風驟雨。有大石自山巔裂墜。正壓倪九寢榻。復破壁而出。一夫一婦一兒皆斃焉。陳中州快其事。因作誅逆崖記。如此大逆。吾輩豈至於此。誌之以儆勸鄉里愚人。○莒州民家有母老病。臥於床。康熙戊申年。地震時。其子謂妻曰。汝抱兒速出。妻曰。母在床。奚計及子耶。其扶母出。置其子不顧。及屋盡壞。兒竟無恙。噫。觀此而抱子不顧母者。母未必死。子必不生。可知。蓋母猶根。子猶葉也。斬根培葉。徒見本傷而葉萎耳。人何不睡醒焉。○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兒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

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
豈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
此賴之得全其家云。○陳白沙先生曰張公藝九世
雍睦得力在一忍字鄭內史七代不分爨惟不聽婦
人言夫忍字長厚能之若不聽婦人言非大剛決丈
識量人未易能也婦言開釁最爲可虞須爲夫者自
處於正使婦言無自而入大要在于見得財帛輕恩
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則婦自不敢多言而其家可
常合而不睽矣不然聽婦言若響之應聲視兄弟如
寇之入室豈非所謂顚倒相背者乎○唐劉君良瀛
洲人四世一庖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無所
私大業末歲饑甚妻勸異居不聽潛易置庭樹烏雛
令鬪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
於人耶君良亦怪之乃與兄弟析處後月餘妻中夜

忽自言同居勞脫非我安得自便如此問之具吐實一君見郎牽其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哭以告斥其妻去之召兄弟更復完聚武德中楊洪業至其居見六院共一庖庭無間言子弟皆有禮節嘆服而去徐尚公曰劉妻安得自便一語天下喜分析而不喜同爨之病根惟在於此欲快遂其嗜慾天理自難保全矣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郄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縱任出門遊戲燒香

【發明】許台仲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閾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

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即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不禁

三姑六婆往來。

發明 王氏家訓曰。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求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鄉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有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奸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附錄 周坦然曰。吉祥之宅。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內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何氏曰。僕雖自幼家生者。亦不宜令入臥房。使知篋笥所在。若以爲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即無他慮。亦失規矩。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搬唆是非。反致搆結兩家之怨。按此與

禁閨雜人往來。皆治家規範之要緊者。故連類及之。

〔三過〕聞言不察。曬情輒信。因而發者。另准事記過。〔徵事〕王經事繼母不孝。奉養殊缺。經有三子。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毎自言曰。此皆惑聽水卯婦言。誤我至此。後經卒。水卯婦病癩。亦卒。夫人家妻妾。爲人內助。苟有善言。固當從之。但婦人賢明者少。愚暗者多。且其性多褊愎。不耐事情。又巧飾短長。語多中竅。故爲丈夫者。易於迷惑。或畏其悍戾。惟命是從。或惜其嬌痴。有言必聽。近則一家離心。遠則終身受累。敗亡之禍。率由是也。願爲人夫者戒之。○座右編曰。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禁此二害。家政肅矣。〔增註〕白文聞言二字。所該甚廣。非止謂父母兄弟間。有所搬唆。

不可信也。舉凡親友、婢僕、傭工、鄰佑，以及外人，統在所言之中。凡事各有委曲緣由，得諸目擊，猶須平情細審。苟在傳聞，只一詞氣抑揚輕重，便易失實。況其間尚多粧點文飾乎。故傳述之語，必不可輕信。然人惟床笫之間，言無不行。所謂暱情而不自覺也。功過格嚴其條，重其過，政欲人之慎防於此歟。

一過 遇當行事受制於內不行。

增註 必謂最小事也。大事應更有加。

發明 方正學四箴，其三為夫婦言曰：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附錄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為王振所誣死。先是忠愍與同館鍾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鍾漏言於夫人，夫人阻之。明日忠愍如其家，鍾託言他往。夫人於屏後大罵曰：汝自斡事，

何累及他人乎。忠懇驚嘆曰。鍾年兒乃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孥號慟曰。蚤知若是。曷與同死。劉侍講

◎聽一稱述家庭惡語不正言禁阻。

發明 袁氏世範曰。凡人家有子弟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豈免其背後評議。此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從而怨恨。況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親矣。愚意聞而不聽。何如不聞之爲愈耶。昔賢謂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每不可追。蓋不禁其傳述。卽使一時不聽。而浸潤既久。終必爲其蠱惑。斯以嘆功過格之垂訓爲切至也。

附錄 何椒卯爲太守時。

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讒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泣隨筆下。兄弟皆感悟。願終身不析。詩二語爲人傳誦。

◎善言相勸不聽◎輕發詈罵

因勸諫而發者。加十倍。

廣義 玆編論過。但及罵而不及毆。葢妻有均敵之體。爲一家之母。不可則出。加之毆辱。必非士君子所爲。

附錄 東漢仇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未嘗發聲色。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俟香冠乃敢升堂。昔賢以禮御妻如此。今人不溺情相狎。即反目交爭。安所云夫綱也哉。◎呂滎公張夫人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衽席上未嘗戲笑。必如斯者。乃爲克全夫婦之倫而無愧。

◎遇疾病漠不關心 一日一過。

◎容任無

所事事華飾嬉遊。一日一過。【發明】方定之曰。晉書論其風俗滛僻。婦女粧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係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席文輿曰。有國者且然。◎自己逸樂苛責其勤致家之興敗。更由是可知。

不睦。一日一過。◎非有疾病終日居內室。一日一過。【發明】檀弓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問其喪可也。男子晝戒居內室。先賢謂恐其褻慢。身範不嚴。齊家之化有難行矣。曲禮所以謹內外之別也。然此亦僅爲富室大家垂訓。庶人當不在內。◎見殘虐婢妾

容任。同自犯論。【增註】如苛責惡罵等。皆不可不戒諭。然貴隱然言之。若當婢妾前致激甚者亦爲過。

廣義 袁氏世範曰。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僮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子女盡倫之五〇待一室同居幼年失怙弟姪同論

總論 待子女者。慈愛固人之常情。然不留心於教導之法。終未全其慈愛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是格立意。亦若是而已。〇諸晉三曰。子孫不肖。莫只嗔恨子孫。當自刻責其已。畢竟有得罪於天人之處。故冥冥償其報也。此先輩至論。然亦有實生福德之子孫。而子孫自以縱欲恣行壞之。子孫之罪。誠不赦矣。乃吾終欲責諸爲父者。其論教培養之功。若何其不究心也。故欲期子孫之嘉美。首重積德。次重立訓。二者兼施。方於爲父之道。

無纖毫欠闕。世之有子孫者。皆愧於爲父者也。卽令天然享賢子孫之樂。亦幸焉耳。○古者人家教童子之禮。詳著於禮經。如七歲時。卽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女子將笄十歲。恒處於內不出。姆教以柔順聽從之道。麻枲絲繭之功。葢防維之也至。嫺習之也深。是所爲慈父母之用心也。邱瓊山曰。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姙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爲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謹其所示稟

之於初者。純全而無僞。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必正色。所言必正理。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養其身。而又養其心。古之人家。其豫於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於學校。服役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事。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獨男子爲然。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無不孝。持已無不貞。爲人妻則順。爲人母則慈。上至宮闈。下至閭巷。若貴若賤。曰男曰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

一功 仁慈一體。盡心訓導。一日一功。增註 按此葢謂不偏愛。不曬情。不任意。有無過

不及之道存焉。是無待卒讀全條。而所以善成其子女者。已總括其中矣。世人樂言教子。噫。孰是能盡心者哉。

◎垂一義方訓。附錄

四明王遂初公戒陞鷴二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輩也。○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按格中是條。不過指一正經話耳。若先賢之垂訓則從大綱領處起見。其教誡之意益甚深遠矣。節錄二則。告天下士大夫之訓子者。不可不識此意也。○又

張先生訓子一則。語極懇切。凡爲父兄者。爲子弟者。讀之俱可毛竦骨竪。四明鄭西張先生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思一番。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宅稍有憑依。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箇好人。如饑之求飽。行之赴家。腹不飽。家不到。決不肯休歇。始得。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面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朝朝暮暮。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即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整肅肅。端坐堂上。不容閑雜人入門。方成箇家。當心爲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烏得而引之。日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若心無

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爲皆是賊作主。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爲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氣質不同。各有一種欲處偏重。須自己照察。不要瞞昧。試觀人身受病。各有不同。或病心肺。或病脾胃。既有是病。須從這病上求醫藥治。身始得安。若病根既深。不加治療。則元氣銷鑠而大命傾矣。大命將絶。而悔心始萌。何益之有。可不畏哉。今人護過者多。只是欲做好人之志不立。與護病者一般。喪厥身心。均爲天地父母之罪人。愼之哉。愼之哉。

◎**延師長誠心敬奉。**一日一功。

增註 謂苦身奉師。惟恐闕失者。乃可云誠。先以此心事親。則爲孝。次以此心延師。即爲慈。不異其心。然柰

其序。亦不得爲功。【附錄】莆田洪氏條訓有云。父兄當早晩叮嚀告誡。一惟師長之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舉。而師道亦尊嚴矣。若見子弟之不善。即咎及其師。輕生議論。徒起子弟不誠之心。且并其身同陷於罪惡而不知矣。嗟乎。世俗延師。實皆昧此。特拈出之。【廣義】柴文伯曰。每見富貴者。喜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置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受供養防其苟求必審察其日用所入功。一念一【徵事】

陶侃家世貧賤。母諶氏命侃就學。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已者。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大雪中來寓宿。母徹所臥新薦。剉以秣其馬。又密截髮鬻以供饌。逵聞大嘆異焉。侃爲潯陽縣吏時。監魚梁。以鮓遺母。母不受。遺書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爲悅乎。是增我憂也。噫。愛子至於如是。展也其可風矣。○崔元暐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嘗見姊兒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知此物從何得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禮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噫。陶母崔母。皆以婦人之身。而曉然明於大義。何今世士大夫。鮮克念此也。○明太祖數遣

使者廉察諸仕官家。任公勉之登進士。授鄱陽令。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三間。父短衣灌園。母布裙紡織。窓壁破敗。器皿陋惡。有寒士所不堪者。使者問子何在。門庭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我令兒子作淸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給以客遊至鄱。有札寄否。因詒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廉察使以書直達宸覽。并陳所居狀。上嘉嘆旌異之。

附錄 胡質爲荊州刺史時。子威在省。及歸。賜縑一疋。威跪請曰。大人淸介。於何得此。質撫之曰。此我俸餘。聊助汝糧耳。

父之愛子。與子之愛父同。家庭之間。相愛以義。乃所稱世德之門也。故附誌其事於此。

三十功 家範方嚴。不因貴顯後弛教。

徵事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

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缸母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掩而築之後景讓官達斑白矣教不弛勤有過猶捶撻出觀察陝西有牙將忤意杖之斃軍士憤憤欲爲變母走出庭上召景讓跪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資而妄扑人致死乎豈特上負朝廷使百歲老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汝先君也命左右褫其衣庭杖之將吏皆再拜爲請久之乃得釋軍府遂安景讓克自修立爲名卿皆其母之教也〇鄭善果母崔氏適滎陽鄭誠誠以討賊戰死母時年二十撫善果長成朝廷愍其父死王事襲封公授刺史職母性賢明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

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不肯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我爲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自童子襲茅土。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家聲。失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吾死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善果聞言。輒涕泣嗚咽。叩頭謝請自改。母乃解顏。性節儉。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一切禮儀。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善果稟母教。亦能克己自厲爲清吏。〇韓忠獻公億方重。教家嚴有法。知亳州。次子舍人綜自西京謁告來省。綜弟絳績及從弟皆登甲第歸。爲治具宴客。坐諸子席隅坐中。問二郎。聞西京有奏讞者。其

詳云何綜思之未得也訶之再問不能對起索杖大詬曰吾居千里外於事無所與然且聞奏讞汝食朝廷祿爲府倅一府事巨細孰非汝事者乃大罪奏案猶然不知耶汝何以報國必杖之諸子股栗蒲伏請賓客爲力解乃巳家法之嚴如此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忠獻八子曰綱綜絳績緯縝維紓絳績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〇陳省華與妻馮夫人俱善教子以大義不以寵祿子堯咨舉進士第一而堯叟堯佐復同登進士宋太宗問誰子左右曰是樓煩令陳省華子也帝嘉其善教召爲太子中允後封秦國公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中饋馬於朝路語公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公答曰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每賓客至其家秦公見之三子必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天下皆

稱秦公教子有法。馮夫人治家極嚴。堯咨守河南還問曰。汝典名藩。曾有異政否。堯咨惭謝無有。夫人不悦。一日縱言州當衝要。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成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落地。其嚴如此。長子堯叟至丞相。次子堯佐亦侍從。堯咨狀元至節度使。三子皆爲宋名臣云。

五十功 結親惟擇賢良不計勢利

發明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一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

慢其舅姑者養成嬌惰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徵事　李祐爵位既貴。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僚。言將納壻。衆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爲託。卽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締昏大族。其子弟習於淫奢。多不令終。我以韜鈐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虛望。聞者以爲卓識。此謂不計勢利者。然必隱有所擇而出此。非徒矯爲名高可知也。孫明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教授生徒。被徵至京。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李文定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有女頗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復辭。文定曰。吾弟女不事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

高天下。幸胥李氏。榮貴莫大。復嘆曰。宰相女不妻公侯貴戚。而以嫁山谷衰老。蔡藿不克之人。吾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娶之。女亦甘淡泊若此。眞所謂惟擇賢良者。主於擇賢良。尚安有勢利之見存於中乎。

廣義 袁氏世範曰。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胥。必須自量我家子女何如。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為所棄。此亦不可不慎也。

百功 嚴立家訓。使子孫世守。為禮義名家。

徵事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東門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

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公綽卒。子仲郢亦端謹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三爲大節鎭。廏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也。少辟武昌幕府。牛僧孺見其風矩。嘆息曰。非積習風教。安能及此。子珪璧玭。一登第早卒。一爲翰林學士。一爲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宋胡安定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兒婦非節朔不許歸甯。子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茶湯。當時卿大夫咸稱述其家範云。○宋曹矩。字誨之。休甯人。竭誠事親。以純孝聞。嚴有家法。再示子孫。登景祐進士。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黄之久。芝産

先塋詔賜所居爲忠孝鄉孝芝之里孫夬字無忌孝謹端直申飭家訓爲徽州倅死於方臘之難贈朝奉大夫今子孫蕃衍時稱忠孝曹家

附錄 崔刑部李夫人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有婢附崔氏婦耳語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大家者婦稱其姑也晟怒曰吾不幸有此女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不至晟治家肅整貴賤皆不許時世梳粧勲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爲子孫

愼擇賢師友

發明 朱晦翁曰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愼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黚邇墨各師勝友相與熏習不覺久而自化矣○顔壯其曰英少之年最可有爲此時若能道

正言。行正事。將來身可立。業可成。若同學同羣。少或不慎。則出言之是非。制行之端曲。所關一身之樞機者不小。○座右編曰。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淸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徵事**周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珦知之。遣子受學焉。兩先生倡明絕學。師世淑人。其始基得力。實濂溪開之也。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屛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卒爲大儒。○張密學密省之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輒於。窻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餚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南鄭楊相妻秦琰。教訓六子。動有法矩。次子仲珍。嘗白母請客。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以是惟擇賢者交。卒成名

○陽明先生客座私祝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悍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類。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最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我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百無所失。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

人之域。【附錄】侯仲兼曰。子弟自八九歲。方有知識。以至於未曾婚配。此數年內。關防極宜留意。蓋恐情竇一開。潰決難遏。不特品行攸係。兼且性命可憂。父兄力苟能爲。必當延師在家。勿使寄學他人之室。請師務擇端嚴方正之人。蓋不方正者。非果慮其有苟行。卽語言意氣。子弟之觀聽存焉。不痛絕夫風流艷麗。性情卽引而蕩矣。乃若同窓之友。本求相長有益。而不知其陷害實深。嘗有嚴師所不及察者。又或狡童誘引。以致褻穢難言。

凡此皆當防愼也

◎富貴不爲子孫貪緣功名。【徵事】

董大叅朴家居。適有門生監試秋闈。先密封試題授公。公發書。卽焚之。曰。上欺君上。下妨人才。吾不爲也是年其子竟中式。○陸遜與全琮書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榮利。若其不才。終爲取禍。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吃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二賢之論。眞富貴家善後之至訓也。○顧涇陽先生。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怒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個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

仕再不効。看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曾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閑心腸。省多少閑氣力。省多少悶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

三百功　曲成善教造就子孫爲盛德大器。

徵事　程母侯氏。大中公珦之妻。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仁恕寬厚。大中公有所怒。必爲之觧。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所以

不肖皆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生六男不育惟二
先生存愛慈甚恩而不弛於勤教纔數歲行而或踣
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母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
徐甯至踣乎飲食必置之坐側食絮羹即叱止之曰
纫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
二先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無惡言詈人教使
然也稍長常使從賢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輒喜
爲治具有知人之鑒勸二子學時已逆知其遠就後
世誦程母之教同於孟母云○張魏公浚母計氏方
正有儀法浚父官華州早卒氏年二十五父母欲嫁
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
父言行無頃刻失教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捬
其背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
業爲念條舉戒語數十端授焉浚隆貴所爲不當意

必變色示戒。謫永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測。爲母累。憂之至體爲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初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賢書。無以家爲念。其賢如此。浚爲名宰相。封魏國公。孫栻爲大儒。封伯。累贈母秦國太夫人。○朱近修曰。王海日先生有高識。陽明提南宮。廷對後。謝木齋當國。夜謁王曰。餘姚有盛事。公知之乎。王曰何事。曰父子狀元耳。王跪謝曰。守仁在幸。目無前輩。願公抑而成之。謝遂寢其議。嗚呼。人莫不欲貴其子。鄭元而成其子不朽大器。由今觀之。文成視一元眞藐如矣。

千功

積陰功。遺澤子孫。

發明 有德之人。身享令名。然亦有沒沒無聞。則必大發於其後。

光前則重顯親裕後尤重陰善○司馬溫公曰積金遺後未必能守積書遺後未必能讀惟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實受享用

徵事

薛玠字藩卿未中時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騭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頗駭異之嘗向人述其語既而果聯捷○雲南嚴恭肅公清其父諱璵名醫也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即合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為粥餌之費積有年所後舉恭肅性魯鈍父曰余力行善事而生子不慧奈何夜夢神摩恭肅頂而針焉有氣沖出即過目成誦時鄰有死者三日復甦言至一宅第有穹碑王者令記碑語傳示人間語云醫生嚴用和

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掇高科。恭肅登嘉靖甲辰第。歷官冢宰。孫似祖庚辰進士。亦爲尚書。○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毎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值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糴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八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元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謡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千過　積隱惡遺殃子孫。

發明　惡人之後。毎易蕭條。或爲陽惡則外負惡名。內無藏蓄。其報猶輕。若爲隱惡。固殺子孫之利刃也。不得絕嗣報。卽令子孫困窮凶短折。或則閨門醜行。總之所犯過

惡而不令人見。不令人知者。卽是隱惡。較諸强暴之人。慘報特甚。先賢云。陰條轄王法所不逮。能瞞人。益以怒天。此言確絕。○姚承菴先生家訓曰。創業者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在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者。生生之意也。蟲食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淫慾。外肆奸邪。卽蟲之蝕。風之透也。能生乎哉。尚愼戒茲。爲生子生孫之大計。

徵事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時。岳父喚甥歸。路由夔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同述其事。應元以巳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恨。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云。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紳死。○處州王汝弼言行不苟。里稱端

士其東村劉良西村何士賢祖父俱積德崇甯癸未兩姓各生一子俱頴異過人延汝弼爲師良與士賢家貲富饒不能克承先志務爲刻剝政和辛卯三月汝弼立於門有人馬過如官府狀尾之見於何氏之門作措畫狀隨即入劉氏之門詢諸劉何兩家皆不知也俄焉癘作不數日家人死者十餘二子亦斃焉是秋汝弼忽見二人揖於前曰我冥役也君壽算已盡故來相邀汝弼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二日復甦語妻子曰吾入一城府見王者垂冕衮衣曰汝陝西乾州王汝弼乎曰乃江西虔州王汝弼也因閱其簿籍曰誤矣汝壽祿且遠命綠衣人送還忽憶劉何二子之亡請其故王者曰二子左輔右弼也天曹錄其祖先陰德大昌厥後不意劉良何士賢處心行事悉反其先世天曹怒使奪其子亦將盡掠其家貲王因

呼劉何詳告之。劉何咸涕泣悔過。由此抑己濟人。大改前失。乙未復各生一子。劉名兆祥。何名應文。仍延汝弼訓之。及長同登紹興癸丑進士。後汝弼卒。兆祥使安南。應文使嶺北。俱遇汝弼於道。騶導赫耀。叩之曰。上帝以我爲儒清潔。立心正直。命我總理刑賞。世人有善。則錄奏之。受天之慶。有惡。亦錄奏之。受天之譴。子其勗諸。遂揖別而去。後二子會於朝。語及遇汝弼。得勸誡之詞。皆脗合焉○韓山子曰。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世人不明諸此。往往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

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三百過 養成惡德致為敗類。

徵事 昔有一巨盜臨刑。其母來餽食。盜齧母之臂至流血。謂人曰。吾今日之死。實母致之也。吾少時取人一針。竊人一草。母從無禁阻。反歡喜之。積久成習。豈慮有今日乎。

廣義 馬伏波誡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我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我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不失為謹敕之

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今世俗貽謀。與馬公相反。以謹敕爲庸愚。以輕薄爲英俊。樂子孫之爲惡長浮僞之澆風。若此者。其端一失。其弊何窮。毫釐千里之謬。未始不易流於養成惡德。爲父兄者慎之。

○程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觀程夫子言。不益見浮薄之風宜痛絕乎。

○屠緯眞曰。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謅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喪

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又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粗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愼無輕奬。一語之俊。愼無妄誇。是乃眞能愛其子弟者也。

◎溺殺所生。

徵事　宋河東人元秀家財四十餘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夕夢中見十數兒來追殺。元秀驚起。手足盡變牛蹄。展轉千狀。大叫三日。自言子無嫡庶。何忍殺庶而留嫡。頭斷而死。四子相繼病亡。宋談訓之妻頼娠。怨巳多子。以藥墮胎數次。乾道戊子年。又孕。復自墮落之。遂血崩不止。臨終。見數小兒前後啼哭。彼扯

此拽謂其夫曰在我面前兒女纏繞苦不肯去奈何展轉終日而死〇施愚山曰此等殺業慘動天地冤結屢世今舉世相沿真可痛哭流涕又曰今世不舉男子者尚少惟溺女一事江楚閩浙間相習成風一日之內殺女千億予嘗作溺女歌戒之曰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我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更兼兄弟各嫡庶同室操戈越與秦豪華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辛若云舉女礙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堦玉樹多先折老蚌雙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帝喜墮胎殺卵神明悲試看詒謀惟積善竇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荊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婚安貧免牽罣漫憂養女玷家聲為兒娶婦亦關情淫先百惡爾先戒不種孽

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聚斂家暗消。盜賊天災與訟獄。在君百計總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無擔石身無袴。男耕女織衣食豐。何如骨肉圖完聚。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去。猶免白骨委蒿萊。贖人妻女救人殃。陰騭纏綿後必昌。若還殺女竟無男。前生債主今生償。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亡。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殄嬰孩死索命。冥間纏繞多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天札。孺子入井尚堪憐。如何摘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輒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囬首淚沾衣

百過 家教重名利輕禮義 發明 陸梭山家制曰教子當以孝弟忠信仁義之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可矣今則不然但教以科舉之業場屋之文辭而止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寐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忠信則淡然無味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以百年之身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亦已愚矣○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不求之以可求而必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陸文安公曰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可謂至言

附錄 天順間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紅褐寄

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澤物。乃索此不義之財汚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由。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至極品。稱名臣。顏光衷曰、此父眞空谷足音者。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便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辦此哉。然觀海內大家、歷世厚福、皆以清德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語云百世之計樹德。吁是可為衆父父矣

◎不量子孫才質。為之區處擇業。致令一無所就。貽誤終身。

發明 愚觀士人家犯此最多。明知讀書無成。又不授以職業。貿易經營。委

諸之本。九流藝術。病於無傳。至若農圃蠶織。足以習勞苦者。又鄙耻而不屑爲。於是習成遊手遊食之人。閒度歲月。毫無作爲。旣失謀身之策。且多長惡之端。獨居而淫。群處而蕩。殞生傷德。靡所不至。皆由無業而然。豈非其父祖之咎歟○陸放翁家訓曰。子弟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庄諸子皆爲農。張浮卯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庄。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無憾也○陳氏家規有云。子孫不得閑散無業。質鈍廢書。卽宜習爲耕種。佐理一家。若智力俱不足。備給使令。以及女紅紡織之事。咸可爲之。總要禁絕其佚遊放蕩。猶可免爲廢物○古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

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没處法燕都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水利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此言切中時弊

五十過 已身縱逸無以垂範

發明 功過格於子女一條諄諄主重教訓而特列無以垂範之戒深嘆其用意何周至也蓋凡教人者不專恃口耳之功必以身範為主身範既立則所以訓誡之者不期而自格焉非同於廹懾矯强者也縱逸之人往往無意教子為父需不教其子過誠非細矣萬一窺見一班知子之不可不教而忽畧於身範惟以禁令束縛謂是嚴父之道當然吾知其子不過苟且緣飾以幸免於誅責耳其中心之頑鈍不服自若也以其不服之心而求全不已則必怨讟隱藏一旦

而狂悖猝發。未始不當深慮。父之臨子。與君之臨民情固相同。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孟子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則是父子相夷也。聖賢之論。豈非透徹人情者歟。故無以垂範。卽是不能爲人父爲人君者矣。尚安望其尊臨統率哉。撰原責本。其過直與全條爲關係也。莫僅以五十過視之。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我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席文輿曰。然則爲舅姑者。不亦難乎。問嘗謂爲人父者。語言動作。無一非所以教其子。愼毋易言爲父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爲一

不才子孫夤緣功名

發明　賦質遲鈍。冀望倖獲功名。亦人情也。然須積德以求之。爲之夤緣。則違條犯法矣。豈君子所宜乎。且已爲夤緣。必有受已夤緣者。貽人以誣上行私。不忠不廉之事。尤君子之所不忍者也。附誌一事於此。○歸安仰思忠精於堪輿。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爲其婚某氏葬父。得一極佳地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神語曰。此地切勿與某。某爲考官時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非天意也。思忠明日訪之。果如夢。遂託故辭歸越三年。問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壙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凋零矣夫賣舉子而獲罪於冥。雖曰考官自已貪財。實由夤緣者累之也。故凡富貴人與望功名。不特當存自愛之心。尤當存愛人之念。○昔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

後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貽書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嗟乎。如文莊公。可謂深於愛子孫者矣。故其富貴累世不絕。貽謀燕翼。庸可忽乎。

◎**待媳及壻不量才德以貧富異情待異居弟姪同**

徵事 杜祁公微時客濟陽縣。縣令知其必貴。令大姓相里氏與之結婚。相里氏不欲。祁公遂別娶。既而早亡。令必欲以相里氏女妻之。乃召相里氏之弟曰。秀才杜君。人才足依。無違吾意也。議定。其兄悵然曰。俾教諸兒讀書耳。未成婚而公登第。相里氏兄厚資往見之。公曰。婚姻定。其敢違。但某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耳。相里兄大慚以歸。

附錄 顏氏家訓曰。世有痴人。不識仁義。爲子娶婦。恨其生

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郄云教以婦道。不孝巳身。不顧他恨。但憐巳之子女。不愛巳之兒婦。如此之人。陰計其過。鬼奪其算。切勿與之鄰近。不幸爲親戚。切勿與之往來。按白文所稱。不過謂意念之間。有異視耳。何至如顏氏所言。然而義理不明。純任私欲。其流惡之極。不能保。士大夫家必無是也。故錄誌於此。以爲萬一之儆戒焉。

◎**撫養應繼之姪爲嗣。有子後。徇私異視。**

三十過　**延師在有意無意間。未嘗有誠心。**一年爲三十過。

附錄　劉忠宣公曰。人情有大相反者。愚人不爲。智者偏甚。如有竭數千金嫁女。而不聞數百金教子。有不遠百里。餽

厚禮請訟師。不聞不遠百里。饋厚禮聘賢師。有極金玉繒帛以送富貴。不肯費數金以賑貧人。此大不可解。

廣義 徐紫崖曰。爲人子。爲人父。爲字非可輕言。必做得來徹始徹終。纖毫無愧。方完全得一。爲。字〇方善長曰。天下事。無不以好逸而壞。好逸則惰慢矣。且如慈父之爲其子計也。甯有不顧惜之。籌慮之。欲使之萬全而後已。而乃忽畧不經心者。則竟有之矣。無他。好逸而惰慢也。故子之事。父逸且惰者。必不能盡竭力之誠。父之有子。逸且惰者。必不能盡教養之職儘有可造之資。生於其家。而卒至於無所成就。愛惜人材者。甯無致歎於不幸也哉。雖人之能自奮發者本無待承藉之有基。然使德業相傳。滋培長育。多方而輔翼之。不尤易以玉成也乎。如孔孟程朱。其家庭眞有至樂存焉。爲父者誠愛其子。愼無忘所以玉成

之。也○魏莊渠先生。理學大儒也。嘗觀其大父曰。孫校在官。吾欲成爲淸白吏。其以田三百畝。廩之以養廉。其父曰。家務勿以經心也。吾自主之。吾欲汝惟志其遠者大者焉耳。嗚呼。若是之祖父。其所以望其子孫者。眞有無窮之勤勞籌畫也哉。

◎結親不擇賢良。惟知勢利。

發明　人惟重愛其子女。結親動以富貴爲期。豈知德行不足者。毋論性習可憂。卽其氷山之倚。轉眼易失。異日者。子有無窮之累。女懷失所之悲。甚矣。其不可無長慮也○虞翻寄弟書云。長子當爲娶婦。不妨求之小姓。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逵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締姻。鮮不爲所及。眞達人之見歟。○陳幾亭曰。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

花盛放彫謝匪遐紅袍滿塲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淸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反朴還儉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驚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駑登山廻瀾旣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此極言勢利之爲害也

廣義

俞穀修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無禮義之俗自昔爲嘆矣乃今之世大抵皆然余尤惡夫出贅一節夫娶妻是人家重大事承宗祧傳子姓理中饋事舅姑胥於是乎攸賴是以先王制禮繁重委曲誠嚴敬其事也易曰物不可以苟合今則惟以得婦爲期苟而成親則幸矣忘六禮之深意操輕重於婦家丈夫失權妻孥怙勢父母且不能有其子

必何有於翁姑之尊嚴乎。坐是家室之中。全無體局。井竈分疆。耰鋤德色。勃谿誶語。不堪聽聞。蓋無先王禮義以相維。其弊必至於此。人奈何見一時之利。棄先王而狥末俗。以貽此大慼也。庶民之家無論已。苟讀書爲士者。愼勿爲之。

二十過　過愛養嬌成其惰逸。

發明　逸周書曰。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之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於飲食服色者末矣。○呂東萊曰。世有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自以爲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友於千里之外。伶仃顚頓。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

焉。不辨菽麥，頑嚚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徵事 廣德守趙次山公。方崖公大佑之大父也。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次山見之，叱曰，少年當習苦。爾乃不能耐寒耶。彼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既貴之福。則終不得貴。方崖謹佩斯訓官至大司寇。以清介稱。○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後爲名臣。○明太祖一日謂群臣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

若。巳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躭逸樂耳◎

容任一必不可爲惡習

徵事

包蒙泉兄弟爲御史。有風力。乞養母歸。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次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小人。不談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某勿與通而後已。

◎**擇師不愼致其子有損無益**

發明

程子之論師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愼。所謂師者何。曰理也。義也。◎李謙菴曰。擇師以行爲主。

次論其文。文亦必須求取有原本近性靈者。一味勦襲浮游。縱使文名鵲噪。無裨教益。世人無不欲擇師。而每不知所以擇之之法。徇於虛名。其誤子也實甚。○顧氏家訓曰。常師宜延立教有法。而寬嚴得中者。經師宜延人品端方。而文體清正者。○楊椒山遺訓曰。習舉業。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傳。無師傳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踈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因尋遷延。致悞學業。【廣義】按前言慎擇之功。則師友兼舉。而此言不慎擇之過。則第舉師而不及友。豈以交友之事。惟在意氣相親。自然投合。有非父之所得主歟。然亦有得而主之者。如出入往來之謹嚴。宴會聚談之覺察。邪正損益之間。誠非可以漫置而不關心也。○席嘯濱曰。三十年前。人家子弟。彼此不相往來。縱已遊

庠應舉也只坐在家塾足跡不離庭戸如閨女然非二十歲以外不涉世應酬湊灒鎮靜蚤已於此培築根基涉世庶不愚乎身心無主今則年方齠齔學不窺古今文未成帖括便東奔西緯結社尋盟游談往來酒食徵逐子弟絕不顧其父兄父兄亦不禁其子弟甚者謂子弟爲人所稱數方且津津自喜做子弟時便已如此敗壞將來安得有士習又安得有人才

附錄 高忠憲公家訓曰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人于不善而不自知
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十過 **童年不留心教訓**一年十過

徵事 呂榮公希哲中國正獻公長子也正獻公居家

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然教之事事令就規矩當齠齔時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也日必盛服以見長者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行步出入惟謹無得至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入于目也正獻公判潁州焦先生千之客州守歐陽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禮致之令諸子從學諸生小過差焦先生端坐召對竟日夕不語諸生惴惴請自改乃小降辭色時公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誨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之篤故德器備而學以夙成【廣】

【義】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

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爍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崇修指要曰。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之法如此○宛陵屠公著童子禮。其引端云。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狥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欝。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為恩。而為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為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頼焉○朱文公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

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書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勅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莊渠先生教子弟讀書法。謂初學教讀。日以文公童蒙須知。令其演習。以收放心。初授以養蒙大訓。四言五言。口誦既熟。乃授以小學近思錄四書。然後治經觀史。知識稍開。毋得教以屬對作文。散其質樸。先教之釋字直解大義。旣通。乃教之演字。漸長。其辭亦演一句。又次而演通章。久之自知作文之法。凡此皆蒙以養正之助也。按此乃先賢淡心啓廸童蒙之法。欲令切實進步。雖奏功緩而得益長。不似今人之欲速助長。廢壞人材也。爲師者或知此意。然父兄未必肯懲之。卒以無濟。吾故欲以此法。遍告天下之爲父兄者。

附錄 張氏家訓曰

男女習業。當務正經有益之事。男業之正經者。首則讀。次則耕。此本業也。其他或醫或卜。或算法。特難其精。皆足爲世用者。至若星相之事。俯仰求人。吾甚不願子孫爲之矣。何若耕田治圃之切實可守哉。乃有爲琴棋雜藝及一切雕鏤異巧之事。冀以餬口馳名。此治世之蠹民。聖王所必禁。我子孫有或艷心爲此者。以不孝論。女業之正經者。如蠶績紡織紉紝。以及中饋之事。乃人世所資給。室家所必需。不能者不可爲婦也。至纂組刺繡。及凡花巧之爲導人以華靡者。我所深惡。戒之禁之。尤可異者。女子而或習爲琴棋詩畫。以自標許。此大不祥之事。苟違吾訓。爲父母爲夫主者容任之。合族得加誅斥。○王少湖曰。凡子女雖幼少。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遊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先哲詩始慎微。至於如此。有子女者。亦當識之

◎**小事怒打重傷。**

【發明】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蓋以責善望之師。而父子之際。貴於養恩以全愛也。是故繼之以怒。則爲傷爲離。可見古人之處家庭。自有中和之道存焉。其曰嚴君者。謂其體統整肅。訓率不苟。非專任威怒以爲嚴也。奈何因小事而輒至於怒打重傷也哉。其無仁愛也淡矣。其失父道也甚矣。

【附錄】曹氏家規。一曰。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使性撒威。怒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又復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恥辱。一曰。父母者。家人之嚴君也。切宜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使儼然人望而畏之。其下皆須嚴恭祗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使閨門之內。有公府之嚴。方爲禮法之家。一曰。古人治

家之道惟以身教爲先。爲家長者。必先躬行仁義。謹守禮法以率其下。其下有不從化者。不可遽生暴怒。恐傷和氣。但當反躬自責。或傚繆形掩戶以自撾。或傚石奮對案而不食。其下悔改。即止不治。如果遇頑終化不省。然後責罰之。責罰不從。度不可容。陳之於官而放絕之。愚謂惟如是而乃真見其嚴。彼粗暴者。不足服人。適自褻耳。

◎偏愛啓其兄弟不睦之釁。

【發明】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感應篇垂偏憎偏愛之戒。解之者曰。人豈無是。惟偏憎則并其是處而廢之矣。人孰無非。惟偏愛則

并其非處而掩之矣。由是言之，偏愛必流為過愛，豈特易生嫌釁，并以誤其終身。

廣義 袁氏世範曰：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體，不可不謹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端；幼而責之以謹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以是非分別，則棄取有常，而長可無為惡之患矣。

◎外人談論短失，怙己子，生怨言。

發明 顏光衷曰：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况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誦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是惟留心采訪，或庶幾焉。若怨惡人言，大非情矣。

◎有過，得婉諫，反加責怒。

凡待卑幼，如是俱遵此例

記過【發明】孔子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則微傷戇直。亦宜改從。豈可婉諫而加以責怒乎。

【五過】喜一小占便宜。【發明】聞鐘集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乃是千古卓識。蓋子孫之賢不肖。總視父兄之教。善不善耳。今人大槪以儇薄自處。幷以儇薄望其子若孫。迨其後流于匪類。宗祀傾危而莫可救。此時父兄悔之。且何及矣。○嘉言錄云。人見子孫之愚懦者覆宗。我獨見巧而慢者覆宗。人見祖宗之厚積者為裕後。我獨見薄取者為裕後。

【廣義】喜便宜。與甘吃虧為反對。顧豫齋致政歸居常呼從子正心問之曰。見乎。汝兩日曾學吃虧否。林退齋臨終訓子弟曰。汝等只要學吃虧。高識之人。正有淡心。昔奚時亨九歲就外傅。囊白金為學貲。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孫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以

爲饘粥具時亨卽以所持金予婦歸告其父父喜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賢哉父也嘗見人家子弟以勺米碗飯施與乞丐者流其父母輒怒目呼叱賢不賢相去爲何若耶

◎傳述伯叔間惡語不卽正家法。

發明 傳述之爲害袁氏世範言之切矣昔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誠閑家之善則愚謂子女不等女僕往來難以禁戒惟當于傳述嚴謹之而已

三過 有違於聖賢義理者以訓子孫。

增註 上條重名利輕禮義是統而論之彼其立教之所主直不知有聖賢義理矣此薄德小人所爲若此條不過就偶然出詞而言或有所欣動或有所激發一時任意輒以望其子孫非必其出於由衷者而功過格巳不恕其過矣以愚揆之卽所

謂任意出一損德語也。已於言語條記過。是又於本過外加記之者歟

【附錄】陳咸抗直、不避近臣、其父萬年召與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大人以直道風世。豈願聞諂佞事耶、萬年為之動色、勞曾三日、今之父兄教其子弟者、以圓融儇捷善於奔走逢迎為第一義。是胥天下而為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人也。豈不悲哉。如陳咸者。抑又少矣

【一過】幼時容任所不當為。一事一過

【發明】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呵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行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又曰子之初生也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奬之彼既不辨善惡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明道先生曰教小兒須示以好惡有常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又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

鑠。更有甚天理○蘇氏家語曰。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附錄】顏光衷曰。積德與慈教並重積於身以裕後竇禹鈞是也然後世未嘗不頌稱其教子義方使子孫共爲有德則所積綿遠矣歷觀著姓名族蓋必由此有父兄令儀令範而子弟漸以趨時漸以放脫此便是發酒風再飲福不去也然亦本少年不早教來貧家教子誠急富貴家教子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頑指氣岸種種已積之胸中非嚴父良師共習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顧氏庭聞遺述云。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寬恭立德故得邀福祐於天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務以已所行者切實教訓子孫斯可以傳業於不替不然自家知義理行方便至子弟習成性氣頑指驕人且以老人家爲迂濶儇捷尖巧

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洒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又云。歷觀將興之家。禮必可觀。放賍之彥。敗不踰時。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謟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熖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寧有極哉

◎幼時裁一過美衣服

徵事 袁了凡夫人為其子儼作冬衣。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大人曰。綿貴絮賤。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嗟乎。前輩慨論世風。有曰。朝庭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饔飡不繼。先飾紈袴之兒。習俗之難挽如是。如袁夫人者。豈易得哉。

附錄 劉毗為縣令。子贄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食肉。別以蔬食食贄

謂之曰食肉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致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發憤力學卒舉進士○柳公綽諸子平時皆令蔬食曰昔我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使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顧氏家訓曰子女自幼衣以布素食以粗糲不惟惜福兼可教儉

廣義　愚觀世俗為子女而靡費者大家小戶罔有不至動云子女面上錢財何惜而不知其費之不當則適為子女增業何嘗有毫末之益於子女哉美衣美食冥中折福誰人曉此或告之以習貫性成長大可憂溺愛者又謂未必然也曷亦聞袁氏世範曰人家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置於法何益衣服過美之為禍至此又嘗見醫書曰凡小兒皆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多患驚風痰熱之疾若

父母恣其食肉及諸厚味必助火益陽消竭陰氣鮮不爲患其有痘方出而發紫泡以死者何哉正以厚味積熱觸其相火故耳飲食過美之爲禍至此觀此兩說則知誠愛其子女者安可無遠慮耶功過格白文但舉衣服愚謂飲食必當兼言且尤要緊至當婚嫁之時只須稱情盡禮繁華過費皆爲傷財造業更可嗟者始落地時便侈張其事不惜盛費以爲厚待子女甚至廣殺生命結綵笙歌獻神宴客人奔走而疲勞物衆多以腐敗所爲惜福延壽者安在哉善乎陳氏家規曰子女初生三朝滿月以及週歲各有俗習靡費無謂愼勿效尤舉行惟滿月後當齋沐更衣具酒菓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羹之禮概宜謝絕老成高見宜共遵之是雖功過格論過所不及以類而推不得恕也

◎見不善不卽

教誨○【徵事】司馬温公五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還問誰與脫者公曰自脫耳父和中公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本温公誠至無妄語父教使然也○沈進士泓字臨秋生五月而孤母宋氏於紡織之下親授之詩書家常乏食公七八歲時出行郊野見兒童競拾穀穗亦取一挽以歸母怒曰非分之物喜爲已有烏可不絕其萌責令跪父靈前杖以懲其後臨秋公於母亡之後常垂淚道之

◎見小過不從容訓戒恣意打罵◎本無過失任意呼叱◎因他怒過責【發明】以上三條皆暴父之爲惟任已意而不顧於傷其子者是豈僅責善之謂哉其必至於大不祥而後已細讀孟子文因博觀於今人父子

之際。固知功過格連詞不已用意深切也 附錄 徐尚公曰。聖賢之教要在各盡其道而不以相責如爲子言則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一說也爲父言則曰有慈父然後有孝子此又一說也子有子道之當盡父亦有父道之當盡。非謂但當責子之孝而爲父者竟可聽其自恣爲也。家庭禍惡。必有所以啓之者。至於父子相責不成禮體。子固不容道其罪矣有識之君子。豈獨罪其子哉。◎切望子孫

以儉勤敬謹未嘗身爲。一味嚴督致生其腹誹。 一日一過

發明 世人之教子者。大都德行非其所先。惡其不勤不能向上。惡其不儉不能成家。惡其不敬謹。不能小心用命。此固人情之大常。而亦聖賢之所無惡也。然必躬行率先。加以獎勸。乃獲教訓之效。不能是。而徒

嚴加督責。子孫而賢則已。子孫不賢。未有不重傷父子之情者。功過格所以深繩之歟。【增注】此與巳身縱過無以垂範又別。上惡其規型不立。此惡其不恕傷情也。

◎失教於前苛責於後傷父子情　一日一過

【發明】袁氏世範曰。人之有子。多於嬰孩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淩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積。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踈。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細故。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廣義】連讀白文旁註。是統論其生平。則袁氏之發明誠透徹矣。愚意亦可分

就一事一節言之為父而誠盡心教子則隨事皆訓導所預及而臨事命之又必諄切叮嚀斯奉命者無不能之患而且無不謹之憂矣假令父之命子忽然而命以所不習又慢然無所指導雖賢者亦將失措於一時而愚鈍者流益難責望矣乃不諒其情輒發詈罵甚則鞭撻隨之不幾大違於仁慈兩字哉失教之過屢見篇中此條白文之義則主重於苛責所謂嚴不中道近於暴虐者也於一事一節而犯此者甚多如袁氏之言則為一日一過參以愚意尚當補曰一事一過兩存其義斯記過條例詳明而無漏耳

◎進一善言任己意不肯聽從

發明 凡待卑幼俱照此例卑幼之進善言必有一番誠愛之心忽其言而不聽不特虛下之情且以滋己之過故與不聽尊長同記過云○按旁註

則凡親友之卑行幼年者。以及婢僕。皆統之矣。戚南塘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能師之。以禮亦必。師之以心。

親友盡倫之六〇再從伯叔。再從兄弟。及母之從兄弟。俱統此條。

總論 親以情聯。友以義合。篤於情者。必不忘親。重於義者。必不負友。古所謂睦婣任卹之事。全在此條。斯固惇倫之所必及者也〇親統同姓異姓。即俗稱三黨之戚者是。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推之又有子女之姻屬。準其倫叙量其情誼。力所能者勿靳。事之廹者必周。習俗澆薄。古道猶存。惟在賢者之自盡也〇友非僅泛然交往相識之謂也。必其親愛之情如兄弟。切磋之益同師生。疾病相卹。患難相救。德業相勸。過失相

規同心斷金之交終其身原無幾人是豈關係於
五常百行者匪淺也此倫至於今而幾廢善乎朱
夫子之言曰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必欲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
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孰能使然此古聖修道立
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勉齋黄氏曰天叙
有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則天典不立
人道化爲異物朋友道絕則四者雖欲各居其分
不可得也然則朋友雖列人倫之後而所以紀綱
人倫者也可重若此世莫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
耶兩先生之言如是甚矣友道之非苟也而豈等
諸泛泛者乎雖然往來相識之流同焉稱朋友者
則亦有之矣昌黎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
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

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能。愚意凡若此者。皆當視其人以爲情誼之差等。有逾於至戚者。有視疎遠之親而猶稍殺者。隆殺之間。惟稱情而施可也。乃其要道。則尤有二語。曰愼而擇之。久而敬之。所以全交者。不可不牢記也。

附錄 諸晉三曰。人於倫常。無一倫可以忘情。然而貴審親疎之序。註感應篇者。其解背親向疎句云。或視父母之親如泛常。而待妻黨則如膠漆。或處兄弟。錙銖必較。而處朋友外人。則慷慨近情。或本族貧寒。不相顧。而冒認他宗。趨炎附勢。如此之類。雖日用其愛敬。皆是爲惡。不可爲善。其說最爲精微。受持功過格。亦須悟此理。

○徐松岑曰。朋友非親也。以義合。賢則友之。不賢者不友也。雖然。亦有之。或師之子。或父執之子。雖

不賢。其可棄乎。此不忘故舊之義。非所論於友賢者也。上德雖友亦師。不以齒較。則賢賢有等矣。人之不爲我友者。則塗人也。塗人先鄉鄰。由近以及遠。由所知以及所未知。雖無可愛。然君子慈憫之。雖無可敬。然君子曲成之。義也。舉其重。周其急。因時而制焉。可矣。○又曰。等事也。其在親賢爲重且急者。在疎愚則爲輕且緩。此義之當。情之常也。亦有權焉。兄弟之讌會。不重於宗族之婚喪。朋友之餽遺。不急於塗人之凍餒。此情之變。亦義之常也。由此而推廣之。其制事當無所失矣。

一功 偶有急需。弗吝緩急。不計利。聽其隨便送還。五十錢一功。

徵事 楊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饑。典當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以贈。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

我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贈之。此乃爲
人所難爲者。而易爲者可知矣。敬錄之以爲法。

貧乏借貸明知其不還隨多寡以應之不加厭惡。百錢
一功。**發明**袁氏世範曰。凡親戚有假貸者。不如隨力
給與之。言借。則我終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
必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
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强還之。故索
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而後已。且貧人之假
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
貸作經營。又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
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
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
財主。不若念其貧。隨我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

責償之念。彼亦無憾於我。縱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如責償時之甚也。按功過格所訓。是行善之實心。袁氏所言。弁爲處世之良法。有財勢者。其加意焉。

◎弔慰誠敬

【發明】陳用揚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日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弔哭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弔哭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近思錄云。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苟弔喪而不誠。得毋犯程子之謂惡歟。【廣義】呂和叔弔說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

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有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贈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

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先王之禮意不盡失乎

三功 遇貧乏親友吉凶事加厚盡禮無計報心 ◎歲時饋問留意周給貧乏之者 待一人爲三功所費另記 **發明** 周給窮親之道如范文正義田誠盡善矣然非大有力人未易辦此若功過格此條與上文一條即稍稍有餘者皆可能之視其力量無有定則而仍有定則之可循蓋平居無事之時既不能日以賑之則當因事而施吉凶慶弔不止具文務隆其實惠焉而又必於歲時伏臘假往來饋問之常厚爲周賑施之有文乎人以可受出之有節乎

已以可常愚於此而深歎功過格之訓示於人者何其切至也

五功 親友有事爲之盡心出力不憚勞苦一小事爲五功利其飮食者非

徵事 楊榮從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純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二公聞之惶愧無地

十功 忠厚自盡不介意於小嫌◎款留貧困親朋解衣

推食彌月無厭憎心。一日一功外。加記十功。

三十功 親友有事出外不負一重託。【增註】如教子讀書。門戶大事。代留心。衣食有闕代緩急。既受托後。時時問候。無敢忽畧。若出財周濟。不必其還。另論錢記功。【徵事】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大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張君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嗟乎。朱暉之德。固不待言。張堪之識。洵為巨眼。錄此并以告托友者。不可不慎擇也。

(◎) 扶持一篤疾危病獲痊。出錢醫禱。另計費論功。親身奉侍者。

另又計日論功。【徵事】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與羅玘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為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為貧不能葬者葬一柩。為貧不能娶者完一婚。計錢論功外。另加三十功。【徵事】休甯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往、親友湊銀錢贈之、偶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將賣女以襄事、公傾。囊。與之。且為其女擇壻。是歲不赴試。又故人卒、其女賣人為婢、公多。方。設法。贖之。以嫁士人、次年即登第、居官止蔬食、後享壽百餘、無疾而逝、〇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

可速歸。卒語人曰。此子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重。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五十功 接待前輩無一失禮。增註 或班行稱呼而年長以倍者。及父之執友。皆爲前輩。須息心内返。無少愧。乃得記功。

百功 遇一可救急難。盡心力以救之。得免。不取酬。無德色。◎加意尊敬有齒德者。誠心領納教益。增註 須有善必傚。有言必遵。乃爲誠心領納。下句似應兼同輩在内。◎年亦指終身而言之者。少有忽畧抱愧。便難記功。老無依者。矜憐供養。終始無倦怠。一日一功外。加記百功。强以任勞者。

不得記功。徵事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與常允恭善、後恭以兵部主事死九江、其母張年六十餘無所歸、往依安慶守譚敬、敬、恭友也、拒之、張大困、展轉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子環納之、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設寢處、殊備、時兵後歲荒、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貧、辭去訪他故人、環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反、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張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環私戒家人事之益恭、張善病、環親爲調藥、如是十年、環以贊禮郎祠會稽、遇其幼子伯章、語以母狀、章謾曰、吾亦知之、顧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始至、是日環誕辰、母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已而伯章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張彌謹、然張以念伯章故、疾頓加、臨卒、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

君。環爲殮葬如禮。歲時祭於墓。環

歷官太常。後嗣繁衍。稱德門云。

三百功 貧之遺孤。爲之撫養成立。不異已生。增註 亦當叅子女條

仁慈一體。盡心訓導。一日一功。此三百功。則又特記

之者。徵事 錢塘文學張石生。與蕭山學博潘鶩秋同

窓砥礪。相得甚懽。一日潘病篤。惟一子兆珪。寄托無

人。長嘆久之。亟請石生。語以故。張首肯。迨潘卒。張悉

代理家務。喪葬畢。即挈潘子。歸家。教養與已

子無二。兆珪苦讀成進士。事繼父如親父焉。

百過 遇一急難。求救可救不救。附錄 范公閔。字文鉉。文正公後。生平練衣糲食。遇

人有患難。必盡力爲拯援。力苟不逮。則終日爲鬱鬱。肯急人者。豈非肝腸自別歟。

◎見有不

幸流落或貧病無依者能顧不顧。【發明】陳思進謂顧益卿曰。我輩登第之日。宗戚交遊。無不喜動顏色。使今日不能稱為之地。則曩日之喜。亦何為哉。此真長者之言。謹按是格不止為縉紳垂戒。即未嘗富貴。力有可為。便不宜忍心坐視也。【徵事】程明道述僑無可之行曰。無可嘗自遠方歸。甫至家。友人郭衡者詣門。言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傷哉貧也。無可立解囊中裝與之。詣京師還。鄉人有病於逆旅而憊者。無可憫然。留視療之。病者愈。貧無車。輟己馬載焉。徒步歸家無擔石。而人有急。必以之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

【附錄】彭澤王氏宗講約曰。族人聚會時。必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賙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鮮字最妙。謂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賫尋周給之。使之有生意。夫

國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鄰。家溫能還報之人。卽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韲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鷄骨而支床第。凄風苦雨。擧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俶保。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何況住居相隔者乎。偶經道過門。亦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拜之。曰予爲族誼也。族誼果如是乎。

五十過 摘發一陰私。

增註 言語條摘發一人陰私下。尚有旁註。宜叅之。

徵事 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事誣之。或勸之辨白。曰。此我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訐友也。竟不辨。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陽明不平。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是爲吾耻乎。吾本無可耻。今乃無故而攻發

其友是反爲吾一大耻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于是遂止不復辨

◎負一許諾

有友病篤慮子不肖蕩費無餘俟其將餓死時然後與之後其子果如父言勸之不從窮苦至極德見其有悔恨意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産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答德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負君當得惡死德即取其父所遺之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泣曰吾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死生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自守竟成完人德即京三郎也

徵事 宋京德爲人忠信不欺有友病篤慮子不肖……託密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子必蕩費無餘

十過 相與無誠心一味虛文諂媚待一人爲十過

發明 程子曰人之於朋友

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附錄】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授仁和縣。將之官。先修書幷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屬官。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訴婢僕獲罪。漫不爲理。◎藏一怨不忘。◎死後責備過失。

【發明】凡親友待已過失。能忍耐。固爲功。即不然。亦必當面責備。使其知改。若其人既死。而猶責之無已。君子所深爲

痛心者也。

五過　背後談論前輩及至交過惡。

發明　凡待外人。皆面當責備。心存廻護。况其在倫常乎。

附錄　黃陶菴先生吾師錄云。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訾訐之。以自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

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况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於飲食饋問上發一誚責語**【增註】按交接條有嫌微薄之過。嫌上就意念言。此則其又加之者。【發明】張子韶先生。每遇相識惠物。小則喜而受之。多則憂而却。之愛巳愛人均有深心。鄙夫俗見難與曉矣。

◎**不以德義相愛徇私情失公道。**【徵事】王忠肅公當典選時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觖望不巳。夫人咎公曰身為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公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為長令。於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我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章拯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涓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

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同。大有生息拯有慚色。【增註】嘗見論過者。有昧心黨護所私之條。似亦可貫於此條矣。就此條中。舉其端緒。殊難盡析。有粗顯者。有極其深細者。以平人而誦持功過格。只須就粗顯者戒之。如昧心黨護所私之類是也。若以君子言之。窮理不致十分透徹。便不能無犯焉。昔高子曾論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又曾子易簀時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此義豈易為尋常人言乎。讀書窮理者。當深心體之。自知功過格此條。其旨意難窮也。

◎接待禮文以貧富異情。

【徵事】主父偃拜齊相。徧召

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納門。今爲相。諸君迎我或千里外。我與諸君絕矣。偃固不足道。然世之以貧富異情者。可以鑒矣。○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也。

三過 無損於已。有益親友事。假託規避。

徵事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其家人悉奔竄。友泣語巨伯曰。吾分必死。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者。賊至詰之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敢獨居此。巨伯曰。友人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

之命。賊曰吾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解去。狄梁公爲并州法曹時與鄭崇善同僚。鄭當使絕域。公曰。彼母老且病。豈可使有萬里之行。請長史藺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我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觀此。知古人之重交誼者。苟可以盡其情。雖患難艱險有所不避。況其爲無損於已者乎。

◎正經親友索晤詭託他出。遠來不接者。加二倍。若待比險之人。免過。

徵事　湛甘泉先生有來謁者。無論相識與不相識必整衣冠延入。嚴諭門僕。不許妄回一人。苟必不可見者。則婉辭之。年八十餘。每遊履所至。訪高士名儒孜孜談道無倦容。其肅賓好賢之誠如此。勞曾三曰。今之士大夫。尊已而卑人者。比比矣。昔有一士謁見貴人。吏報曰方寢。士作詩曰公相乘閑卧絳厨。白

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常年吐哺無此詩可稱絕倒

◎待前輩至交爽一然諾【徵事】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徒一友人死荆襄間臨殁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波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死生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一小嫌介意【徵事】程正公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失一弔慰若係五服內之親及至交喪亡不弔者加十倍論過【附錄】張仲嘉輯齊家寶要

特載一段曰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為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誼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殮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為潤之來者潤之拜之

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殮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頹俗。故裒而著之。愚摘錄於此。見死生之際。必不可恝置於情。而苟弔慰有失。則其待親友。將何所不薄耶。

一過　見前輩褻狎不敬。

發明　周海門曰。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矣。母族稱舅者。卽母之兄弟。雖疎遠之極。亦當侍坐乎郡邑皆然。而他處有不然者。非也。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拜之可也。幼於已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今之人能盡知此禮乎。昔陳涉爲王。妻之父母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隨滅亡。禮之不可忽如此。姑夫之親。似在三族之外。然姑者。父之姊妹也。姑之夫。卽與伯叔等。雖疎遠。亦難並行並坐。吾嘗見陶石簣官至祭酒尊矣。而見疎遠之姑夫。行不並行。坐必侍坐。或强之少假。決不肯。觀此可以作則矣。○沈文端公文雅社約曰。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入拜者。嘉靖年間。予親見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謟。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鄉黨篇。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兩句內。可佩之終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

年者。必以容。執綏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我敬我父兄。成我孝弟。亦何詘之有。

◎與前輩交接加一爾汝稱。

◎善言相勸不肯聽。

徵事 包孝肅內剛不屈。面折人非。世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至於所言中理。又怡然而受。龎頴公爲七閩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卽文書已行。必追改之。語云從善如流。我輩當以二公爲法。

◎見過可規不規。

◎借物不應。

徵事 王昭素爲宋祖所徵。禮遇特厚。其居鄉也。躬行以導鄉人。一鄉感化其德。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借驢者。而後乘之以出。借物不應者。視此。宜何如自愧耶。

◎遇貧親友吉慶事情禮闕略。

◎富貴厭惡貧親友往來。一念一過。若其人無道虧行而厭惡之。不在此例。增註須看旁註。只指念言。若果拒絕之。則犯能顧不顧之條矣。發明胡振安曰。景行錄有云。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今人以貧賤親戚常上富貴之門。則為削色。為不祥。余以為此正有光吉祥之事。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徵事羅惟德任甯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待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阻撓我者。為是悳然耳。

◎待遠客以不能具肉不留。增註蘋蘩蘊藻。亦可薦賓。務盡已之情耳。倘親友不諒。則彼為過。我不留。則我為過矣。若自奉常具肉食。故以腐飯肅賓。應加五倍論。附錄宋

太宗朝張泌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也泌曰臣親舊多客郡下貧乏絕糧臣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已耳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而去果粗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張菜羹○董公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彈朱文公◎飾無隻鷄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情虛留實喜其去◎累月不會賜不一念

徵事 山陽范巨卿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元伯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元期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

不違也。已而式果至。登堂拜母。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之。臨盡而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時式爲郡功曹。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吾忘。豈能相及。式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淚。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如斯

者。眞所謂身遠而情親也。契濶無念。何云友誼乎。廣義 程伊川先生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湖廣劉漫塘每月朔。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會飲。善相勸。過相規。或有事牴牾者。彼此一見。自相忘於盃酒間耳。故其族人累世敦睦。○黃勉齋先生集。有代仲兄會表兄弟序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恤。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

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鬭鬩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姻諸子。則有終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時。外祖父母皆無恙。諸表兄弟聚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流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歲爲期日。會於天甯之浮圖。天甯去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酒食。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

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閭閻米鹽之賤則謹勿泄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尤風教其不善歟。

以下專主宗親

一功 敬尊長睦同輩貴賤平等。逐次記功。

發明 張一棟曰同宗一本之義雖甚疏遠宜講敦睦會晤勿疏休戚與共豈惟理所固然實亦情不容已古道淪喪浮俗澆漓往往於有勢力者則日趨其門親近如炎貧而賤者則畧無相卹冷淡如冰薄惡之風吾輩宜深戒之凡於宗族不分貧富貴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毋過爲俯屈卑者勿稍有驕恃其途間相遇

必拱立道旁。急趨而揖。有問則對。無問則俟尊長行後而後行。其冠婚喪祭之期。必躬自致請。使之必聞。或有喪不能舉。婚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其有遺棄孤幼。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施有序

而惠及有等也

二十功 富時結親。不以貧時異念。婚嫁惟盡己情。無憎心無過責。

徵事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後遷官他所。連陞爲大帥。訪知寨主久病故。妻子流落不可問。適赴闕奏計還。遇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之。嫗曰良人某守官邊寨。今夫旣喪。母子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問其子有室乎。曰。有將姚姓者許字以女。今久不通音矣。姚曰。雄是

也。女自許歸。別有求婚。某並不允。日夜望壻來。豈敢以父之存殁爲間耶。姬感泣氣咽不語久之。雄載其母子至鎮。遂畢其禮。愚觀今世結婚。時移勢異。仍爲畢其禮者有矣。然而外無過責。內未必其無憎心也必若姚將軍。乃不負格中之語耳。

附錄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冀。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凛凛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登進士。封康爲安人。此念婚姻之重。不以時勢易心者也。

廣義 袁氏世範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

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三十功 本族後髦子弟貧不能成學。特爲扶持培育。一人爲三十功。出財另記。◎本族絕後貧窮無嗣立者。歲時爲之奉祀。

五十功 族有孝義節烈。特爲倡首表章。不惜財力。一人爲五十功。出財另記。◎待同宗孝義節烈之人。知其貧乏。加意贍

恤。增註 亦當照上條旁註、發明 何東山家規曰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嘶啇。

百功 居家凡遇小功緦麻之喪。俱不敢服色服。指終身言 增註 倘嫌避父母在堂。則屏除一切重色服。如紅綠鑲錦等類。然以先王之禮論之。未聞小功以下之喪爲父母在堂而可一概抹却也。今人或不及古。若不便屢服素衣。則但屏除重色服。減半記功。所得記功者。非僅嘉其合禮。正嘉其情誼之不失也。發明 朱文公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

其月。此可為法。

三百功　高門大族率先講求敬宗合族之道。

增註　謂如修祠堂。明譜系。立講會。崇敦睦。別賢能。著勸戒。凡此等事。無惜費心。無憚勞心。率族舉行。規模自一人而立。故其功爲甚大。至於錢財之費。輕重多寡。則自有計錢論功之例也。按白文特重率先。然能循守勿怠者。亦應減等記功。

發明　禮記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程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黃庭堅與從弟書曰。

每思昆弟間。多有困頓貧乏。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仕宦者。豈巳力哉。皆是祖宗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宜深念之。○方正學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過不黜妻也。勿爲奴隷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

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果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王氏家訓曰。祭田所以奉先。亦以睦族。官達及有力者。宜留意焉。每年除辦祭完粮外。扣算多寡。悉以周給。最急則孤兒寡母其女之無依者。其餘最貧次貧。酌而給之。而勸戒亦行於其中。孝。弟。篤。學。敦。朴。力。農。者。厚。卹。焉。遊惰則殺矣。治家無法。孝弟有虧者。又殺矣。并明示以殺之之故。其大犯家規者。斬勿與。俟其改過日給之。○陽羡何公論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各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

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巳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焉寤歎。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我。固有親疏。

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彭澤王氏宗講約云。每會。周咨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内外難處之人。即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又問族中某人有某善行。即對衆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救正。無徒避嫌姑息以長其惡。○以上諸條。皆節錄先儒之言。雜誌於此。而所謂敬宗合族之道。其端大畧可見矣。【廣義】陽羨何公著宗規。極言族類當辨。即瓊山先生。亦謂譜牒宜明。不得攀援名宗。遺落貧賤。昔狄武襄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

詣公獻之。以爲遠祖。公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遣之。人服其量。胡端敏在處州時。青田官於胡氏。自稱胡安定後。携譜謁端敏。言安定曾教授蘇湖。凡在二州者。皆其子孫。願通譜。端敏峻拒之曰。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端敏不聽。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蘄王畫像者。欲公認爲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譏笑。潘鱗長曰。近來凡薦賢書者。盡引爲同宗。隔省隔郡。一切不論。夫意苟相孚。友朋可效。緩急。情或乖離。骨肉亦起戈矛。豈以假託同宗爲親疎也。此意。功過格無明示。誠詞。然講求敬宗合族之道。亦不可不識此也。

百過 本族絕支。利其產不為立嗣。◎嫌貧弱欲改嫁悔

婚。【發明】果改悔者。自有王法。陰律特重誅心。【徵事】江陰有宦家女。自幼納采。及長其壻産業漸消。宦欲悔婚。壻家訟於縣。縣令郝公勸之如初。宦固請別適。郝公曰。若從尊意。須斷銀三百兩方可。宦依斷。輸銀入帑。郝公曰。此出吾意。未知令愛意若何。必俟面質成招。女與壻赴堂對簿。郝遂厲聲曰。夫婦大倫。縉紳望族。何得悔盟。傷化前慮壻貧。今有三百金。不貧矣。即留至後衙。完娶一月而出。聞者皆爲快悅。○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旣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招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院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

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附錄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而詠以秦檜之姻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嘆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檜死、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朝晡、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娌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不可料若此。○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

約價千金鄰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鄰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於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爲牧牛奴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答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亦不自信矣然而人固不可以目前限也眯目人可以一醒○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illegible]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以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庭以其第賜杲宗居之可見世事翻覆非人能主也

五十過　嫁娶間苛責致兩相不睦。發明　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婚姻哉。按溫公專舉論財。愚意亦有於儀文節目之間。此以貧不能具。彼則必欲苛求。致傷情而不睦。此尤士夫家之所不能免也。

二十過　待有服宗親。忽其貧弱。不爲禮。增註　前云接待禮文。以貧富異情。蓋原有禮文者。而其情不無貧富異視。是乃隱微之過也。此則直云不爲禮。蓋已目無宗親。大足啓人以傷心切怨。豈止不能積德。吾深憂其不善保家衆忌所歸。奇禍之胚胎也。○前條兼親友。此條特提有

服宗親。益見其過惡之大矣。豈二十過足以盡之乎。

五過　因小事抵觸尊長。

一過　乖一尊卑次。

發明　陽羨何公宗規有云。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晚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序列。情實親洽。心更相安。名門故家之禮。原如此也。

◎自恃尊長待卑幼簡傲忽略無情文。

以下專主朋友

一功 相對惟作正經語任羣輩謔浪笑傲不和從。

發明 黃勉齋曰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然則相對惟作正經語固待朋友之道也謔浪笑傲奚所取諸

◎知其匪人不明言不妄與交好。

發明 薛文清曰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章楓山曰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貴自審而已矣審其正則從乎其正審其邪則絕而勿從凡與言終日納我以道者皆正也凡與好終日不納我以道者皆邪也楓山此言太覺嚴峻所謂匪人大約指奸險無行之人非必不納我以道者卽謂之匪人也然亦可見

先賢論交之謹嚴矣○朱子曰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耳【廣義】或問朱子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損友招引游戲不從○【銜事】管甯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出門觀之還至讀書所甯與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觀此則不惟已身自持而且當有以正之矣然亦有習與性成雖與正

者。故功過格於其能自持已。即以功許之歟。

◎規範方嚴及學術博通之友樂與親近虛懷領益

附錄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何子元曰。周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

十功 朋友有過。忠告善道。

發明 語意重在善道。蓋告之者。意欲其改。非苐舉其過而

已也。故非善道。不可云忠告。程子遺書。問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使誠意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無自辱矣。

三十功 **良朋契合相規相勉鼓舞玉成。**

發明 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仔細。

徵事 鄒浩初與田晝友善。元祐中。浩為右正言。晝往見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向者。今天下事。不可勝言。欲待信而後發。庶有益耳。晝然之

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浩入諫得罪。編管新州。晝迎諸途。浩見之流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殺人哉。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浩悚然謝之。○蘇昞季明者。武功人。事橫渠先生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昞謂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足乎。曰。何敢望此。昞曰。子謂能狀元及第。學盡是乎。爲此外復有學也。焞不省。明復造問之。昞茶次。舉盃曰。卽此是學。焞有省。昞令詣程先生受學。昞後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頗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於是渙然。彥明始學。本季明所指發。已危幾。賴彥明而安。故夫學須友。

以成也。○顧氏庭聞遺述云、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他日與東萊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又書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云、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皆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毋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即是而觀朱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為何如耶

附錄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

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輿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五十功 不負一素交。

徵事 白敏中應試時。典文衡者。欲舉為第一。嫌其與賀拔基為友。密令所知喻意。既而拔基造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之。曰。吾可以第一。負素交耶。

◎視至交遺孤如子姪。憂樂關心。

增註 此指內念言。不論貧富也。如出力出財。另論事論錢記功。

徵事 尹師魯誅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為

或過擧魏公拜。師曾之像哭之。

【百功】不以勢交。不以利交。專以道德肝膽交。就終身言。

【發明】聞鐘集曰。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簡編。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其鄭重如此。今之泛交者何爲也。○方正學朋友箴曰。朋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若讐人。○葛洪曰。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氣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徵事】廬陵張千載。號一鶚。文文山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一鶚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卽寓文山因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

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屍拾骨置囊中。并檟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交。千載下聞風。猶爲唏噓感泣。

三百功 始終周旋一至交。以情誼言。出錢則另記功。徵事 侯無可少與中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與顏易衣而出。營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徒步千里爲求醫。歸死矣。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鬻衣裘葬之。顏嘗有先世數喪未葬。此死以爲憾。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增註 此條不兼宗親者。蓋惟朋友中有性命之交。眞猶同胞兄弟。如此用情。固非概施者也。

三百過 不愼擇交偏私成黨。【發明】王伯咨論古今黨人之禍。大意曰。朋黨之名。雖屬小人借題以空善類。其實君子自致之。不講於聖人中正之道。阿其所好。互相推重。又喜於人之和從。遂有借名趨勢之徒。奔走附會之。招結日盛。門戶遂成。而小人因得以逞其說。若漢唐宋明諸君子。誠不能免於春秋之責備也。

五十過 富貴家居忘一貧賤時至交。【增註】謂如別久不念。及晤對落落。與曩時大異也。若見其貧乏之不顧。爲百過。乃又加之者。條例各有分別。【發明】先賢有云。與其結新交。不如敦故誼。譬如人未遇時。婦則親操井臼。友則共守寒窻僕則忍饑寒。冒風雨。以畢犬馬之分。日夜盼望運轉

時亨。可共安樂。而不虞一旦新寵進。則色衰者退。貴遊密。則窮交者疎。傒僕多。則朴守者棄。疇昔恩義。盡置若忘。刻薄寡恩。造怨賈禍。無有甚於此者矣。平旦清明之際。盍三復於斯言。

三十過　謀身忿重負一素交。○

增註 負之者。謂交誼素厚。忽變爲不相契也。非如呂黎所云落陷阱。反擠之。又下石焉。如是豈復有人心者。尚以功過較耶。

徵事 楊憑爲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未幾。李實簡請爲監察。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附錄 古詩云。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

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因責善不堪遂成疎棄

【故事】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由聞過。○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保長年。

二十過 或德行。或才學。可爲已師。不知屈服。視同平等。反生嫉妬者。一念一過外。再加五十過。

附錄 張橫渠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先生深厭服之。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先生與大中公爲表兄弟。二程其卑行也。而服善如斯。虛公洵不可及也。○潘叔度與呂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朱子稱之。○趙郡李謐。少年師事博士孔璠。數年後學大進。璠還就謐請業。時人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可知師友之間。惟視其學以爲禮也。

十過　嚴正友畏與親近。

增註　謂如來晤。則託故以辭。相對。則惟恐久留。一似畏避奸險匪類之人。無志氣者。往往然也。犯此條。則其生平必多不可問。吾甚為危之矣。

附錄　昔徐文貞當國。松坡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於文貞。議且出畢公於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嘆服。

〇進言戇直致交道乖違。

發明　陽明先生曰。朋友之交。以相下為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諸語皆交

友之良箴也。

三過　隨一淫朋遊戲。徵事 徐性善與楊宏憲友也赴試同寓有僧精相謂楊當大貴徐當貧賤是夕楊偶爲邪色所動欲偕徐往徐嚴詞止之次日僧見之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隲文俱大顯矣果同登進士雖所云遊戲僅指細事言然觀此一節則知吾人立品方正第一斷不可隨人步趨也。觀者尤當着眼在止之二字

◎負才傲睨一平交。增註 不必果形諸外止就其心言 徵事 唐張昌齡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工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帝怪無二人名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

下雅道帝善其言聖賢成人朝廷用人皆重學不重才遽以自負且不可況傲睨平交乎雖僅在三過之條實則短壽折福莫甚於此

一過　**待至交子姪多作虛恭**　徵事　韓持國與程伊川善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曰君輩與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責令跪謝

◎**相對效時俗惡習戲侮失體**　發明　程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

至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先賢之言如此。吾不解讀書士子。競好爲隷卒之態。而交道日以浮薄。豈未聞教於兩夫子也。◎**樂與一損友交接。**【增註】謂其無畏避之心也。若從其誘惑者。男有過。【發明】余忠宣公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徵事】安童母宏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至交晤對但商才學用功不及德業。**【徵事】謝上蔡資性明敏。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後見伊

川伊川問其所造曰纔去得一矜字伊川喜悅可見古人愛人以德不以才也【附條】黃陶菴社集日記錄叙文云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鬬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并言巧笑以取悅或淡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

立自刻責飲食俱忘

婢僕盡倫之八

【總論】佛告尸迦羅越言一切世人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

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醫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不可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同平等。勿得偏曲。○胡振安曰女子小人。最爲難養。荘以蒞之。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憂其疾病。不數詈駡。皆功也。而家法謹嚴。毋使爲非。尤功之大者。

一功 一事體恤艱苦。徵事 曾文恪公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雨雪。止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曰。破布青衫弱稚兒。馬前怎耐涙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鄉廬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破。恩從吾幼不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白還一人。原值百錢一功。◎

遣婢出嫁給與資財。百錢一功。

三功　可怒不怒又善教之。

徵事　馬封翁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一日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婦驚慟幾絕、撞倒封翁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後為戶部尚書、夫婢僕犯罪之大者、孰如死其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恕乎。〇袁氏世範曰、奴僕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違。難得妥當省力。又性多遺忘。或有付囑。遵行錯悞。又應對粗率。不識守分。不自認過。致主人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咤。其為不改。其言愈辨。其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重傷幾死者有矣。凡為家長者。子

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愚暗。宜寬以處之。多方教誨不發嗔怒。如此。則婢僕可以免罪。爲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于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褊急狠愎。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于平日常教以待婢僕之道。其間必自有曉然者若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葢一時忿氣所激。數必不計。在婢僕亦未必心服。惟徐徐責問。令人代扑。視過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而自有威。婢僕亦必畏懼。旣撲之後。呼喚戒諭。辭色如常。則無他事。倘怒之不釋。小人懷怨。萬一輕生而自殘。可不戒哉。王伯咨曰。

讀此。令人心寬意豁。備錄以公諸世。◎富貴收一婢

僕。必孰問先世何若。何因賣身。曾有家主與否。不敢

濫收。每一次爲三功【增注】或遇背主投勢者，卽宜叱去不納。或係强暴不仁之人，亦宜遣發，不可濫收。若舊家子弟，不得已而作人婢僕，此爲可憐憫事，不可不卽還其券。若厚德者，能更出財周恤，另論錢記功。【徵事】馮京父四十無子，妻授以金，曰：可至京買一婢作妾。後得一女，有愁容，問之，曰：父因綱運欠官糧，賣妾以償。遂惻然不忍犯，卽遣還，不索其錢。及歸後，妻遂有身，將產之夕，遠近鄰家，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生子，因名曰京。連中三元，爲名執政。○鍾離瑾宰德化，將以女適鄰縣許令之子，命吏買一婢伴嫁。一日瑾視事退，遇婢掃地，停箒掩泣，詰曰：被詬杖乎？女曰：無之。妾父亦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時妾方五歲，育于吏家數年，今主欲買婢，吏以妾應命，戒勿吐實。甫見公治事，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

吏質之大為垂憫誡家人為易服書抵許公告緩期將掇已女妝先嫁焉許亦惻然復書曰昔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公能抑已女拔人之孤予有季子願以為配遂分奩以歸一女瑾夢一人前拜曰不圖賤女過蒙君賜冥簿已益公壽并顯公子孫後瑾歷任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六子多顯仕蓋不得已而淪為賤者恒有此等事故不可不熟察非謂必問之者僅慮其累已也夫慮其累已孰無是心何遂許其功乎

十功 待父時用事老僕不失禮貌◎知婢僕間兩有屬意即為配合

發明 其始必隱為誡諭得其真情兩不忍舍因各遂其願或日後有所睽違在家主則已盡道矣恐漫置不理及苛加責罰有傷家門雍肅之化然既為富室大家必須嚴別內外則何

自有此等事乎◎畜養僕生女有願許適乎人者順其情不强。

二十功　遇一病用心醫治獲痊。◎配一男女及時。發明

詩序衍義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于未分之時○薛文清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三十功　飲食與其勞苦必恤。遇事善導。不加苛責。一年

無問。增註 此於逐事計功外又加計者 徵事 趙郡王叡刺定州詔領兵監築長城時正溽暑叡途中屛盖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吏餽以氷叡嘆曰三軍皆飲温水吾何忍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皆感悅此所謂飲食與共勞苦必恤者也○李日知居官不行捶楚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掠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此所謂遇事善導不加苛責者也○滎陽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寬妻也比部早世子積積方齠齔家貧無從受業母手詩書親授之皆以通經舉高第既諸子俱入仕祿秩甚薄每給衣食皆始自孤弱者次踈賤者親者悅踈者來傭保乳母有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持家二十五年專

用訓誡去鞭扑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婦戰兢如履冰正辭氣以訓諸子孫諸子孫心愧耻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童孺成人曾不識戞楚閨門之內熈如太古時蓋漸于化云豈謂丈夫治家不能若女子哉

◎奴僕美質子弟愛其材爲之教誨成學出財延師則另記功

◎遣一婢慮其終身必爲擇配

【發明】李文靖公沆有一僕逋宅金十千一夕遁去留一女將十歲美姿格自書一劵繫其帶願進此女以償焉公大惻之屬夫人曰當如己子育於室訓教之及長爲擇偶具奩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以主婚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其父母後歸舊京感公淪刻心骨公疾病夫婦刲股爲羮饋之及薨衰絰三年以報

◎發達後不

自收投勢之僕。

【發明】沈文端文雅社約曰、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吾兩手兩目。旣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旣已驗之久。知之眞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竊也。

五十功 得婢僕姪盜等情。絕不聲說。隱然誡諭之。如其不改。

即善遣之【附錄】張齊賢爲運使時、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爲宰相、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憫然語之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我銀器數事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久、今我與汝錢三百千、汝去自擇所安、蓋我既發汝私、汝宜愧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去、

◎勤苦起家僕老病無依養老送終、【增註】如老邁不堪、仍責令服役、且多欺侮菲薄之情、恒令人憤懣含羞、便不得謂之養矣、豈得濫冒記功、

◎約束僕輩有家範無令肆越、【發明】周琰公曰、馭下之道、戒其刻也、貴乎有恩、又戒其玩也、貴乎有法、令之懽然悅服、而

復肅然敬謹庶幾恩威有紀而上下無相失矣若徒知養之以恩而一味寬柔用事諺譏之曰猫鼠同眠言其過於煦煦而全無威嚴以畏忌也其為弊有較甚於苛急無恩者或肆橫於外而彈壓不得行或戮亂於內而麾遣不能去顧盼自雄蔑焉無主豈非難堪者乎昔北魏陸俟受命為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勿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還言於魏主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明年諸莫勿果殺郎孤而叛魏主驚立召俟問之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勿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禍亂矣夫寬恕何

非美德。然過寬必生驕慢。適為禍階。古人所以稱寬難也。余見治家犯此病者。往往而有。易曰。嘻嘻終吝。可無戒乎。

附錄 格言彙編云。待婢僕如行軍。法律要嚴。情意要洽。○薛文清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又曰。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畏而愛。

百功 貴族大家立家法。不用一俊僕。不用一强僕。惟用樸誠忠厚勤慎準繩之人。使子孫世守。

發明 澹園醒語曰。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雖得其資助。日後恃寵生事賈禍。卒致敗家業。玷名節。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徵事 司馬温公有一僕。三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

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〇

温公獨樂園。一園子姓呂。公以其樸直。遂以直名之。春時遊人至園。競投茶湯錢。積至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連誌此事以見司馬相公之家風。類多樸誠準繩之人。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理固然歟

◎**敬畏老成正直有諫必從有規必納無少厭怠**

徵事 明孝宗爲東宮時。嘗念高皇經。內侍覃吉適至。東宮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持。吉跪曰。得毋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耳。其敬畏小心如此。

◎**富僕無嗣立者不取其家財爲之廣施以資冥**

禍。計錢論功外。另加百功。**附錄** 松陵計舉人、有僕家累三千金將死、子方十歲、請獻其半於主以保孤主人曰、我受之無名但汝下人而致富若此。豈無刻事。且享福過甚。致損汝壽。安能善後。當以半爲汝子種德。耳僕感泣長逝、主人盡散其半、行種種方便事。延明師與巳子同學。後僕子與巳子同科。

三百過 賣婢得重價。致陷醜類。除賣婢常規外。所多得者。另又計錢論過。若當奇貧急難時。家有美婢。旁人煽惑。守正不從。慎爲擇配。准記三百功。**廣義** 即賣人作妾亦宜叩問其情。願則從之。不願則否。此正所謂待婢僕如子女。未有不獲忠愛之報者。

◎遇德行才學兼至者。意中猶以僕輩視之。**徵事** 陳文襄公有家僕、爲諸生、文才卓絕一時、公待

之如賓延以教子姪其人謙讓不敢公笑曰舜德既至丹朱能不執臣子禮乎令子姪皆拜而受教如此盛德求之古人亦不多覯

百過 殘一人肢體◎誤收舊家子弟作婢僕知而不還其契◎任用僕輩不求佐家輔德老成忠直則疎棄之姦佞諂悅則樂親之

徵事 益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必規正宮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王無他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不能用規

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附錄】薛文淸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淡矣。又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佞人之害，豈惟爲邦，即處家亦然。凡妻子婢僕，其言足動聽者，皆當察之。

五十過　不許人贖子女。

三十過　濫收一强悍人。

【附錄】顧端木先生曰：恒言陰德，蓋昉西伯陰行善之意。說者謂陰德如耳鳴，人不及知，己獨知耳。夫西伯發政施仁，暁然與天下共見之，甯有所藏匿掩護，如夜行者哉。

吾以爲陰之云者。人受其德而已不知之謂也。虞芮質成入境。輒讓田不取。西伯豈知之也哉。夫德莫大於已不知。不德亦莫大于已不知。何以故。今夫人親行一不德之事。其爲事也有限。且以讀書明理之身。即稍稍冒昧。亦將有晨鐘滚省之時。若夫已所不知之地。誤爲胥人所依憑。其勢必將滚根延蔓而無所不至。郭解客殺人。解實不知。武帝曰。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殺之。夫殺人。天下之大戮也。今以茫然不知之人。而定其罪。至甚于殺人。豈非以依憑所在也哉。若是乎武帝之滚于律令也。近日某病革。忽發譫若對簿狀。曰某事係某親戚所爲。實不與聞。則自折曰。汝親戚緣汝生事。罪皆坐汝。又曰某事係家人所爲。實不與聞。又自折曰。汝家人緣汝生事。罪皆坐汝。言訖乃卒。嗚呼。已所不知之地。亦可畏也哉。◎收

一背主來投者知而不即遣還◎怒打重傷。【附錄】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旣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偶因約束太嚴，遂至斃，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曰，陽間有貴賤，陰司則一般也，未幾果卒。

◎富僕無嗣立者，取其家財，不賜一享祀◎多養婢僕，不使服正經業，教以無益歌謠，計一人歷半年爲三十過。

【發明】許台仲曰，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遊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加分數耳，觀此，可知婢僕服業，是閒家要緊事，莊渠先生社學禁約云，凡宴會不許用琵琶三弦喉管番笛等音，謂之

滛樂。恐。以。導子弟未萌之欲。致乖正教。觀此。則知無益歌謠。尤家庭所切戒者也。

◎不飭規矩致令嘈雜無度。經一年為三十過。

發明 張横渠先生曰。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

三十過

白收一人。◎家婢至二十歲外。不為擇配。一年為二十過。

◎縱失禮於尊長。怙奴僕。怨尊長。一事為二十過。

附錄 沈文端文雅祉約曰。毎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肩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為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在外有生事情狀。知

而不行誠諭。實生事者。宜加責罰。責罰不已。宜卽遣去。違者。其所犯惡。同自為論 **徵事** 閔甲朱公國祚號養滄為人平易慷慨。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斂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正與小戶喧競。朱公適過。小戶泣訴。朱公為駐車借坐民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傳人中。責各二十。慰小戶人而去。

十過　遣婢妾只顧自己得財。不擇良配。**增註** 卽所配果良。然當遣之之時。未嘗愼為選擇。此心不可欺天。仍准過。◎老病無依者。力能周恤。漠不為念。**附錄** 順治壬辰。賊圍漳州數月。守將盡括民間米粟。金寶斗粟。至六十金。民相食。各出城謀食

守兵每放一名，要銀六兩，不則出城無驗，自爲孤逃，卽被殺，以人肉賣。孝廉謝鴻奇携男婦姊妹十四口出城，其女方週歲，置懷中，不登人數。兵詰曰：此懷中者，非人乎？置之，不然，留長大者。謝夫婦相商曰：皆骨肉也，孰可棄？惟婢子一口，年十四，與此女孩可商去存耳。旋曰：婢無父母，八歲依我至今，我不忍棄，甯棄女。遂置女於地，聲呱呱不絕，含痛出城。其姊踰時方至，則女孩在懷也。曰：城門擁擠，驗票放行，兵指幼女曰：地中呱呱，爲肉幾何，命我持去。幸得一家完聚，各歡然。謝後登戊戌進士。誌此事，見無依之人，當力難兼顧之時，而倍加矜念，斯爲仁人君子之用心乎。

◎勤儉起家，僕以平等視之。◎容任少婢出外，褻狎無體。

增註 按白文是就幼小時言，愚意十四歲

以外不加閑束任其無體者應准妻妾條閨範不謹例減半論過也◎恕略奴僕美質。子弟不為扶持成學。◎富貴家任事之僕至三十歲。不為娶妻。經一年為十過。

廣義 古人三十娶妻，獨至近世，應以廿五六歲為率。貧者情可諒也，富貴家每專多過費，何獨不於一家中少盡其情乎。忠厚存心者，當亦首肯余言否。

五過 虐使一事。

徵事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侯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傳曰：為人君止於仁。臨婢僕亦一家之君也。如程門之家主家母。

斯無愧焉。○宋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柴文伯曰。聖性仁慈如是。輓近士庶之家。乃有因口腹啓責人者。噫。彼亦思何德以堪此。附錄 顏壯其曰。上下之分。固自有異。念彼父母溺憐痛恤。情則相同。我從而輕忽之。困以飢寒。加以鞭責。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此豈有人心者所爲。○昔有賣兒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語甚悽惻。發人愷悌之心。

◎聞傳述家庭間短失不厲色禁止 發明

呂文穆公入朝。有朝士譏笑之。同列欲詰其姓名。公急止之曰。若一知姓名。便恐不能忘。不如不知也夫

他人過失。猶願不知。何況家庭。且傳述之言。未免過實。氣性未純者。又未免發之過情。彼此情傷。從是而欲求其睦。不可得矣。故家庭過失。惟以不聞爲主。功過格於妻妾條記過。於子女條記過。於婢僕條又記過。蓋勘透家庭不睦之禍根也。凡樂聽婦僕言者。其亟猛省。○袁氏世範曰。女僕婢妾每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訶之則亦已矣。稍稍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讐隙。而彼始揚揚得意。自肥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雖僕隷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一

讒愬不詳察輒傾信之。發而不中。另記過。**發明**沈龍江曰。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

以傷我天和。致有他事。葢一忍之爲效多矣。○曹定菴公。鄰有悍生。修先世怨。向其家僮極口肆詈。僮歸以告。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處之恬淡。令人意消。○高忠憲家訓曰。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往往爲體面而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毁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陳成卿曰。宦僕激怒其主。輒借壞體面三字。或碎其燈籠。或毁其水牌。以爲小人尊大。夌茂家主。夫小民畏勢惜身。誰敢輒得罪宦家。主人若稍精明。此亦何難洞晰。

三過　性格乖戾。責怒屢加。使人難以承順。一日三過。

發明　按班超之規任尚曰。君性嚴急。水淸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斯言眞藥石也。凡臨下者。可無銘諸。附錄　袁了凡述其

姑夫沈心松多厚德。而其姑袁夫人復以厚德佐之。謂生平未嘗疾言遽色。一日往候夫人。偶坐廚中半晌。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携好酒一碗。置桌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而覆之。姑詢其故。曰。我將謂宿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今後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蓋耿耿數言。嚴于撻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姑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必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問病。姑為送舟金。且周日用。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余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中慮如此。以此待人。終身豈有喜慍之色乎。自此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年無大怒矣。○司馬文正夫人張氏。和柔敦實。自姑

嫁至瞑目。未嘗有忿懥之容。亦未嘗有矯妄之言。御婢妾寬恕能容。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其沒也。自族姻至於所養。無親疏大小。咸哭之極哀。仁慈之德。與袁夫人相同。◎容任項屑事指神自證。一次三過（徵事）富人張中者。乖氣聚于一門。往往呼引神明欲自表白。以後疾病傳染。數載之內。死喪殆盡。蓋容任呪罵。固所不可。然我亦不宜因小苛求。致彼不得不呼神自証。一家中。惟家主化之。張中之。乖氣聚于一門者。實張中一人致之也。○又如姑蘇鄭灝事。凡爲家主者。可知所監焉。灝娶後妻設席。失一銀盃。張皇遍索。闔家欲自明心迹。列名書誓詞。投府城隍廟。灝止之不得。一日灝在家。恍若有皂持牌拉至城隍府。神厲聲問投狀之故。灝謝不知。神怒

曰汝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去現質于東銀匠舖中今猶在架上如何誣罔他人致干擾官府瀆再拜陳非巳意神怒稍解曰姑放汝回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得甦醒時巳半夜矣次早卽到銀匠家訪之盃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衆人聞而怖畏亟詣廟謝罪猶惴惴然彌月乃得自安

一過 衣食不周勞苦疾病不恤 一日一過

發明 朱在菴曰良賤原無二格不過貧人子女賣與富人遂名爲賤耳其實皆良也今人巳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巳子膏粱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巳子羅帳裘衣義男女等飽蚊受凍巳子畫閣雕床義男女等風栖濕處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獨不思富者亦有貧時能保他日子女不爲人役乎○沈龍江曰吾笞責僕婢則推

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啻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名分固自肅然然中間情意常宜和暢流通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中有所欲口難直言必須推心體恤方可久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氣脉貫通則一不然必有枯槁之患矣

◎**寃打一下**○【增註】有因使性而寃者此粗暴之爲無煩論矣亦或有因誤認而寃者君子未必能免【附錄】程子語錄云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旣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者也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毋不能知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

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謬之有。○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明道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夫惟能察而又加以誠心。則不寃矣。

◎惡罵一語。**發明** 宋仁宗嘗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即此便是至仁之主。

◎拂意時遷怒。◎命使一事不盡心教諭迫切責成 **發明** 劉本孺先生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懲。勿以不言之喩。不戒之孚。望蚩蚩氓也

◎無心過失督責已甚 **發明** 婢僕犯過。大都出于無心。輕則誡諭之。重則畧加扑責。儆其將來。或因一時忿怒。至于已甚而不自

覺此非心之不仁蓋由量之不廣也謹錄古人之雅量者爲勗焉○裴行儉宴蕃酋將士出示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恪○張鎣爲尚書有事須急報夜趣吏治文書遲早朝奏書初就吏袖拂燭覆于書叩頭請死公曰誤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夕不寐○夏元吉天性寬平嘗有從吏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又有吏壞公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亦何嘗惜此也慰遣之又冬日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正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庸義]白文無心兩字最好卽使其再四違命不肯當心亦限于庸鈍之質未嘗爲有心也惟夫偷竊搬唆事最可惡必難留者竟宜遣之若無大害

姑加儆懲。而總不可已甚。所謂已甚。其端有二。一則當其時而鞭撻過情。固宜戒矣。一則事已過而怨憾不已。尤宜戒焉。善乎袁氏世範謂旣已鞭撻。當使令辭色如常。切勿怨之不釋。防其輕生自戕。愚因袁氏之說而更思所當戒者。凡婢僕犯過重大。宜卽斷决。切勿故張聲威虛疑恫喝。令之憂惶無地。或因他事酬酢。鞭撻未加。而婢僕之短見。殊有不可測矣。

◎**飲食間遇有美有惡不均共之擇美推惡。**

發明 飲食間上下有異。亦恒情也。但惡者自己亦須少嘗之。美者婢僕亦須少分之。便覺禮別而情周矣。若惡者自己不一沾其味。美者又不令婢僕一沾其味。不特殘忍爲過。且亦不免失奴婢忠愛之心。安望一家施于有政乎。甚矣細微之處。皆不可忽也。

附錄 陰鏗與賓客飲。見行

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擒。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于雪中行。憫之。脫巳靴賜焉。後帝奉命征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爲自已過求逸樂。令婢僕任一艱苦罔恤。

【發明】婢僕任艱苦。又其常情。然爲自已過求逸樂。致家人任艱苦。獨不念聖人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之訓乎。

【徵事】朱卓月稱其先大父榮祿大夫。年雖老。溺器不假手僮僕。曰。何得以汚穢累人。卽此一節。何如其盛德也。享高壽。易簀時。沐浴竟。自着衣冠。受子孫拜。蘇乃言曰。不願金玉重重富。但願兒孫箇箇賢。更無一語。遂逝。○楊誠齋夫人。年七十餘。每冬月黎明。卽

起詣廚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東山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佑也東山守吳興夫人于郡圃種苧躬紡績爲衣時年八十矣累受誥封享高壽終身無疾辭世日恍若有旗旛鼓吹迎之者

附錄

魏辛毗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後爲稀出○唐一菴與泉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泉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陳仲醇曰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

先生。真可法也。

附家僕事家主總論

為人僕。猶夫人也。一時名分。豈足為羞。然往往以卑賤自居。若謂必無榮貴之理。遂自輕忽。無所不為。不知果報之理。不以卑賤而無驗也。問人之心。誰不欲壽算延長乎。誰不欲平居康健乎。誰不欲遇難得免乎。誰不欲臨終無疾乎。誰不欲衣食無缺乎。誰不欲子孫賢能乎。誰不欲來世富貴乎。誰不欲名登僊籍乎。苟其無是心也。則亦已矣。是心而與人無異也。則何獨所為之事。而不肯與人同乎。若能受持是格。先以至誠之心事主。次以至誠之心與人。凡夫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存心動念。處事出言。一一奉行不苟。行之數年不怠。其所願者。必皆如其所願。即

其所不敢願者。亦嘗有於意外獲之。天之報人。固歷歷不爽者也。○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之僕也。元家疫死。只餘一孫名續。尚在襁褓。其家巨富。諸奴欲分其產。謀共殺之。善乃密負李續逃匿山中。哺食乳。自生汁。至續十餘歲。乃出告于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悉殺之。而立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守。道經淯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持鋤去艸。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任滿遷九江太守。後入少室。得成上仙。黃見侯曰。主僕者。一家之君臣也。然自古以來。忠臣多。義僕少。豈盡爲僕者之莫肯好義乎。蓋君之待臣。顯其門戶。榮其身家。恩寵無窮。宜其厚報之也。至於奴僕。不過得幾金之身價。遂至陷爲微賤。其情亦可哀矣。且既服役後。任

勞苦而罔恤。遇疾病而不知。分則君臣。情如路人。雖有至性者。亦安從與其感報之念乎。雖然我欲積德求福。則何論主之惠。吾與否也同一報而加于惠之深者。其報爲常情。加于惠之淺者。其報爲至念。以至念與常情較。可以加倍記善。故惟盡我心以積我德而已。我德既盛。我福自增。昔甯越問其友以學成之期。友曰。必三十年。越曰。吾晝夜兼至。十五年足矣。然則事薄恩之主。正我之易於增福者也。艱苦于一時。受享在日後。有志者固宜奮然自勉矣。李元之待善。未知何如。若善之待其主。則尤不易得。處危疑之際。隻身獨處。密撫主孤十餘年。不至爲諸奴所蹤跡。其志量智識。較之諸葛孔明霍子孟之輔幼主。事爲更難。孰謂厮養中無大聖賢哉。願世之視奴僕者。勿以輕人。願世之身

爲奴僕者勿以自棄○錢益少時其主以課田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命乃蒸熟稗子而後撒之主密使人偵視見已撒矣後益生子美中登進士隨任受封享高壽嗟乎錢翁非欺主也葢其主而忍爲此事必暴虐性成非可以言諭者也無已必辭而不爲而爲之者仍有人則僅以全巳之功無以免主之過于心終有所不忍不若以身任之俾之兩全無害外不悖理內不悖主若錢翁之事其主眞可謂合乎情中乎禮義者矣卒也身受誥封厠縉紳之列世謂爲僕者必無榮貴不幾於所見之淺乎

○靑陽吳六房僕人吳毛持戒力善左兵渡江合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其弟來看毛復醒曰我夙業當受豬身七次因齊戒

力。以七鎗散寬從此徑往西方矣後其主恍惚見之。前後旛幢。向其主曲身作揖曰。我吳毛也。緣朝天過此。言訖不見。主為畫像以供禮焉。呂讓曰。按佛經為人奴婢。由前世不修來。則知同焉爲人。不幸而處於卑下。已非天之所以厚待我也。乃竟以卑下自居。而不復有自好之意。夫安知此後之所以待我者。更何如耶。惜其無有以吳君之事提醒之也。世若吳君之持戒力善。蓋難其人。若吳君之持戒力善。而終也為賊所殺。則世益以藉口。而莫肯於為善。豈知吳君之孽。如彼其深。吳君之報。如此其厚乎。使其竟死。世何從知。幸也明告於弟。顯形於主。舉世因其傳焉。而凡不幸而處於卑下者。可以奮然興矣。○明朝有阿寄其人者。田叔禾為作阿寄傳。止稱述其為人。而莫徵其獲報。吾知阿

寄死後當必有同於吳毛之不徒死者也就其行
事則誠賢人君子之所難矣謹節錄其傳爲天下
勸焉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析產伯一馬
仲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徒費我藜羹寄歎曰主
謂我不如牛馬耶乃爲畫策營生寡婦悉簪珥得
十二金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致
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
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入太學而寡婦則阜然
財雄一邑矣頃之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
報盡矣出篋中二楮家計巨細悉載曰以此遺兩
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
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
已嗚呼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非素聞詩禮之風

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抑寄年已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雖亡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諸。

一功 贊成一小善。若贊成大善。照格中條例准十分之一記功。

◎勸主為善。一言一功。若能令主見從。與自為同。照事記功。

◎對主和氣婉容。順意承旨。主常喜悅。一日一功。一月不怠。另加十功。不厭主貧。忠勤不貳者。加倍論。

◎主疾小心服侍。無厭倦心。一日一功。半月不怠。另加十功。

◎為主用財公平

出入不侵漁不尅減。用錢五百。准一功。◎不在主家服役見主貧困出財供給。費百錢一功。若身任勞苦。節損自給家衣食之費以給主者。加十倍。

◎聞人談主過失善爲掩護。一事一功。◎爲主營運生息。能無損主德者。百錢一功。◎家主教導小心順從。一事一功。◎見同伴有背主者委曲勸化。一言一功。能勸轉者。加三十倍。◎毋事隨力自盡不推委同輩。一日一功。◎同伴有疾小心伺察。一日一功。◎一難事已不能爲同輩任之抱不安念。一念一功。◎掩一

同輩小過。

五功　得家主親戚間相責怒語不輕傳述。一事五功。◎遇掃墓節不忘亡主。計所費論功外。另加五功。

十功　受主鞭笞怒罵及服役勞苦、無怨望心。一事十功。極難忍處無怨。加五倍論。

二十功　不倚主勢侵凌小民。一年二十功。

三十功　見主有失能委曲勸止。

五十功　葬一亡主不得葬柩至誠盡心力。論錢記功外。另加五十功。

◎一心事主不欺不肆。經一年五十功。增註前於條例中詳分之。就事言也。此於一年後總計之。就心言也

百功　終身不談主過失。謂不向人言。◎見惡於主能積誠感動。◎見最幼主必盡誠敬。◎見家主親戚交遊敬慎不失禮。

千功　盡敬盡愛。終身心念不欺。隨職自效。若扶持幼主起家成立。終

身不染絲毫者。加倍。

千過　富而不顧主困窮。

三百過　傳述是非離間主家骨肉。增註 謂兩邊傳述。釁起風波。小人不達、往往有然。若故意交搆其間。此巨惡所爲。千過猶未盡其罪也。

百過　見主失勢又圖轉事◎誘引幼主逸欲敗度。

五十過　揚主一隱惡。私談家主閨閫者仝

二十過　見主有大過不善巧勸化。若其主酷虐性成畏懼不言者免。

十過 挑誘同伴不忠於主。一言十過。◎一難事巧心推諉同輩。◎播弄是非侵凌同輩。一事十過。

三過 出語唐突家主。◎背後談主一過失。

一過 唆主一小惡事。大事與自為者同論。◎阻主一小善事。大事照主所欲為之善。准過，◎見同伴不忠於主不婉勸。增註 勸之功甚重。而不勸之過甚輕者。蓋其所不忠之端。本極細微。漫不為勸人情間或有之。倘見有意賣主及交媾是非等類而不勸者。應加二十倍。◎不甘服役生心離主。一念一過。若出怨言。一言一過。倘其

主酷虐難親不得已而思去主者免然亦不可出怨言。◎在家主前出言不和婉。◎欺侮最幼主。一言一事俱准一過。◎剋主財。百錢一過主家貧者倍論。◎一事教導不留心。◎無事嬉遊致主責怒。◎一同伴事可爲不爲當前規避。◎同伴小忿不耐在家主前爭執。家主勸誡不止者。加五倍。◎竊主一微物。致誤疑同伴指神呪罵者。加二十倍。◎爲主騙詐人財物。二百錢一過私得者百錢一過。